



栗谷全書 二十九

経途日記

号三十七

~ 16
2426
29



和
2426
37.29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目錄

經筵日記 二

起今 上丁丑至辛巳五年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一

經筵日記

起今 上十年丁丑至十四年辛巳凡五年
萬曆五年丁丑

今 上十年春八道癘疫大熾民間訛言毒疫神下來當食五穀雜飯以禳之都下喧傳儲雜穀者甚獲其利又云當食牛肉灑牛血于門以禳之處處處殺牛無算前年饑饉今春又遭癘疫死者不知其數○嶺南有火自生石中石皆燒裂○ 命近臣行癘祭于平安黃海兩道八道皆疫而兩道尤甚故也○三月上將行 仁順王后禫祭而適 王子患瘡疹時俗

以行祭爲忌故乃託於癘疫曰天災如此不可親祭於是大臣近侍兩司皆爭曰謹災追遠兩不相妨天災何害於親祭乎累日論執終不允○四月始定大院君嗣孫世襲之制以堂上位世奉其祀○五月上將親祭于大院君廟弘文館上劄以爲禮不可祭于私廟上大怒曰誰作此議將詔獄鞫問大臣救解乃止時金字顒適在玉堂人或尤之曰他人不解事不足道也子是讀書之人也何以作無稽之論乎字顒曰僚議甚銳而吾窮格未至不敢止耳謹按所後之義固重矣所生之恩亦不可輕也雖得一意於正統豈可絕情於私親乎主上於大

院君之廟親行祀事於禮無違於情所不免玉堂何所見而請止乎或疑主上祭大院君若用君臨臣廟之禮則子不可臣父若用子入父廟之禮則有妨於尊正統故不可祭云此皆非稽古之說也禮有公朝禮家人禮學宮禮焉公朝禮則以君爲尊故雖諸父恭行臣禮焉但親父則不可臣也家人禮則以尊屬爲重故人君可居父兄之下若孝惠於宮中坐齊王之下是也學宮禮則以師爲尊故雖天子亦有拜老之儀若孝明拜於桓榮是也况大院君誕生聖躬假使尙存主上必不敢臣而相見於宮中必拜矣今入其廟用姪子祭

叔父之禮有何不可乎俗儒無觀理之功徒知尊君抑臣之為禮而不知私親之不可絕乃進無稽之論以致主上過於暴怒幾有過舉誠可歎也前弘文館副提學柳希春卒希春博覽強記舉書史輒成誦性且溫和上甚重之但乏經濟之才嘗謂之節每於經席文談而已無一言及時弊識者短之雖退家居上眷不衰命加資憲階至是卒○恭嬪金氏卒是金希哲之女也有專房之寵生二子而卒上哀慟殊甚○六月恭懿王大妃不豫上命八道疏放大妃請于上欲還給柳灌柳仁淑尹任瑠職牒上重之問于大臣權轍等大臣依違

但一作然

啓達不盡言上只命給灌仁淑職牒於是三司交章請削勳而未允或謂右議政盧守慎曰公少時居泮宮儒生方啗笑若見公來四座咸肅然斂容館中凡有所議惟公言是從若有好議論則雖不出於公士必曰此是盧寡悔所論也公少時名望何如耶今者作相別無相業可觀而頃日恭懿殿未寧請主上復任瑠之職主上問于三公三公當於此幾會盡忠正事而乃依違啓達使國是不定他相已矣士林皆不快於公公何為若此我為明公不取也守慎不能答○秋大水傷禾稼遂為凶年八道癘疫未息而牛馬之疫兼發牛死尤甚至於農夫代牛自

耕九人之力當二牛云○以李俊民爲平安道觀察使時平安道疫死之民尤多而西胡頗有窺覘之漸方擇重臣鎮之乃加俊民階資憲出按權轍問俊民曰子何以鎮邊俊民曰若朝廷移民實邊則當盡安集之策若募兵增戍則當盡撫馭之策今則不移民不增戍只因舊而已有何良策乎轍曰聞兵使以軍保皆陞爲正軍云此是良策俊民曰凡三人爲一戶然後可以應役今者分三人各爲一戶則民不堪役此何異於破袷衣爲二單衣而自誇多衣者乎軍名雖多而調發之際必將使二人助一人之力然後可以戰守有加兵之名而無其實矣轍曰然轍又曰移

配之民凡七十戶欲分配于咸鏡平安二道何如俊民曰自俊民觀之今爲平安監司當只以平安道爲憂自朝廷觀之則平安咸鏡無彼此之殊譬如二子俱病恩愛雖均當先救其病深者今者咸鏡則病之急者也平安則病之緩者也七十戶於平安則有無不關而於咸鏡則有少補矣可盡送于咸鏡道也俊民退謂人曰我有何策可以鎮邊寧效王欽若修齋誦經而已

謹按是時西北二邊俱可虞幸而胡中無豪酋不能作邊患耳若稍有才勇者乘隙而動則孰敢禦之乎邊虞如此而大臣無一策可救只以破保添

兵為良策且欲以七十戶流配之民為實邊之資
 嗚呼荒哉平安之民死於癘疫者不翅數萬七十
 戶之增減有何輕重乎李俊民之言固是矣但局
 外傍觀者發此言則可矣今俊民身任其責若有
 計畫則當告于君相不聽則可以辭職矣何故
 不言不辭徒受重寄而欲遵王欽若之迹乎如俊
 民之滑稽浮浪徒能大言者何足多責時事之可
 傷卜此可知其可寒心哉

命量田旋 命罷之是時量田年久田籍頗失其真
 乃 命量田而其法多定敬差官殆至百餘而須以
 閒散朝士為之該曹乃集前朝官將選之朝官不會

職當
作識

屈下
本有伏

三令五申而至者只五六人雖嚴勅將加罪而終不
 至乃以忠贊衛錄事輩差定而 命郡邑必以生員
 進士有職人為量田監官於是鄉中士人相語曰量
 田監官當統屬於敬差官監官有過則敬差官論罰
 至於箠楚我輩士族乃屈於錄事輩而受其箠楚乎
 寧死不能皆移家以避其事且守令因量田之舉多
 斂民間之米或欲自利民間騷擾或言年凶不可量
 田以撓民乃止

謹按國無紀綱則百事不可做量田敬差官非就
 死地也朝士作散者非無識頑民也今使有識之
 士就不死之地而尚不可得則况可使不教之民

禦寇敵乎以當時之紀綱何事可做若遇敵國外患則必如入無人之境矣嗚呼危哉或以爲量田不可止此甚不然國無紀綱如此雖使量田必以賄賂爲能事富者以肥田爲瘠貧者以瘠田爲肥國失正田民受患害矣與其不善量莫如不爲之爲愈也

十月有妖星見於西方光芒數十丈似彗非彗見者驚悸故老皆曰有生之後不見這等星云 上以星變延訪羣臣則或 啓以當收用不求聞達之士上命吏曹鈔錄以啓厥後別無擢用之士矣○ 恭懿王大妃疾甚 上分遣廷臣行祈禱于名山大川

復 命疏放罪人時廷臣方請削乙巳之勳累月不止三公率百官廷爭亦未 允 大妃歎此心熱益重羣臣多有悲憤者蓋乙巳姦黨曾誣 大妃陰主尹任璫逆謀故 大妃以爲冤痛○以李後白爲吏曹判書後白在咸鏡民懷善政至是拜銓長○京畿大水崩山漂沒人家江原道地震 上以災變層出乃下教自責且令政府六曹湔滌舊習各盡職任亦空言而已○十一月庚辰 命削乙巳僞勳復尹任璫官爵時 大妃疾病彌留大漸而宮人多有乙巳原從功臣族黨怨 大妃欲削其勳每於 上前白以 大妃病不至劇云一日 上問安後因進見曰

削勳 先朝至重之事不敢擅改故不能從外廷之請心甚未安 大妃連呼不敢曰國家大事何可為未亡人輕改乎 上退未及階 大妃發聲痛哭上聞之取席坐于階下抑首良久召老宮人謂曰吾在家食祿足以安過一生不幸至此遭難處之事也幾隕淚居數日 大妃疾革嘆息曰吾地下不能免罪名也言已手足皆冷宮人走報 上所 上即進見則疾不可救矣 中殿亦至相對涕泣 上白大妃曰當削勳矣願安心調病 大妃色喜而目隨而瞑 上請開目則 大妃不能視言未了了 上退後脈復生遣人謝 上曰 上恩罔極不知所報

謹按自古勳績之不正者固有之矣亦未有虛偽如乙巳者也 仁廟大漸之時尹任終始侍疾別無邪議而 仁廟招領議政尹仁鏡命傳位于明廟兄亡弟紹名正言順更有何虞乎只是姦臣嫉善貪功網打士類乃籍偽勳小人之行詐欺天未有若此者也 懿殿坐受誣辱三十餘年豈能一日忘於心哉及其疾病彌留廷議甚盛而自上不能快從 懿殿之疾已不可救然後始惻然順承而翌日 薨逝嗚呼哀哉

辛巳 恭懿王大妃薨禮官稟服制于大臣領議政權轍不議于他相自以其意援引宋高宗服元祐皇

后孟氏之例定 主上之服為齊衰杖期於是兩司
 玉堂及廷臣參判以上皆爭之以為 明廟承 仁
 廟之統 主上承 明廟之統承統為重當服三年
 之喪轍猶執迷不回○十二月以削偽勳事 下教
 播告中外大提學金貴榮製教辭以進文拙而意不
 備 上曰此是國家莫大之事當詞明義備以曉諭
 中外可也豈可草草如此乎乃使李後白改製人皆
 嗤貴榮之少意思也○廷議爭服制不止 上乃從
 公論定為三年之喪兩司攻權轍以為不議于他相
 獨以其意定為期年之服回譎詭秘云云轍慙怒稱
 病不出李珥聞之曰此出於無識見耳若攻之以回

惟此

譎詭秘則權相必不服矣○海州三灘之水絕流數
 日而復流

萬曆六年戊寅

今 上十一年正月白虹貫日三公辭職不 許○
 二月先是京中游手之輩聞 中朝通報皆印行欲
 效 中朝印通報賣以資生呈狀于議政府請印朝
 報受各司之價以資生政府許之又稟于憲府憲府
 亦許之其人等乃刻活字印朝報賣于各司及外方
 郎吏士大夫見者皆便之行之數月一日自 上偶
 見之震怒曰刑行朝報與私設史局何異若流傳他
 國則是暴揚國惡也問于大臣曰誰主張此事乎大

臣惶恐語不明白乃下其人等于禁府刑訊必推究其主議之人其人等不過欲以此資生耳實無主議者受刑累次將斃臺諫請停刑不允大臣啓請然後乃命照律曰當擬以不道之律禁府啓以過重初不肯從後乃照以次律皆流于遠方謹按印行朝報初非姦謀愚妄之人只欲取些少之利以資生耳當初稟于政府憲府皆許印則過在二府豈可獨罪愚民乎假使天威振動若二府自首許印之罪而救其人則雖被譴責豈至於不測乎今乃囁嚅不言使愚民受刑致上有罔民之舉可謂怯懦無義矣

乙未葬 仁聖王后發引之時於路祭所大風吹倒帳幕覆于大輦上傍無侍衛朝士只有皂卒喧噪而已聞者憤痛○三月司諫院大司諫李珥承召入京拜 恩後辭職曰上方在哀疚之中臣子之情不忍安居茲用扶曳登途區區犬馬之誠只欲一得瞻望 天光耳本無供職之念請遞臣職 上答曰勿辭時鄭澈亦以執義在京其意以爲珥久處畎畝今始上來 主上當有接慰之辭及見 批答無異辭嘆曰勿辭二字何其簡耶珥既退屢辭 召命今始赴 召其友多疑之珥曰我非山林之士也雖不食祿職名常係於朝廷平時則可辭 召命矣今則

主上方在哀疚退處私室爲未安故欲一出謝恩耳時士類尙未協和互相猜疑咸願珥勉留調劑時論鄭澈初被士類疑阻今則漸回所見頗作持平之論勸珥畱甚懇珥曰珥今來此非出也只是暫來謝恩耳無端供職於義無據尺旣枉矣尋亦恐不能直也如君則前日退去意有所在非決一生去就也今則所見稍改欲調和士林當今持平之責萃於君身君則不可退去也澈終以孤單爲慮矣金繼輝謂珥曰君雖不居要職只付散官在京調和儕輩間議論可也方今士類不相協故清論不行朝著昏濁如君受國厚恩儻後日有不測之變則其可坐視不赴

難乎與其難作而赴救曷若預救於難未作之前乎珥曰凡人立然後能行若我仍畱則真無名義我身旣失而欲救時則如人不能立而欲行矣不仆者幾人乎李之菡見珥名士多會之菡顧左右大言曰聖賢所爲頗作後弊珥笑曰有何奇談乃至於此我常願尊丈作一書以配莊子之菡笑曰孔子稱疾不見孺悲孟子稱疾不就齊王之召故後世之士多以無疾稱有疾夫稱疾欺人乃人家怠奴懶婢之所爲而爲士者忍爲之乃託於孔孟之迹豈非聖賢所爲作後日之弊乎我豈作莊周之說乎一座皆笑時珥辭疾將免大諫故之菡云然之菡又曰去年妖星吾則

作婢一
備

以爲瑞星珥曰何謂也之菡曰人心世道極其潰敗將生大變而自星現之後上下恐懼人心稍變僅得不生大變豈非瑞星乎之菡又語諸名士曰當今世事如人元氣已敗無下手救藥之路只有一奇策可救危亡之勢座客請問奇策之菡曰今世必不用此策何以言爲固靳不言座客請問甚切良久之菡乃曰今日叔獻字珥留朝則雖不能大有所爲必不至於危亡此乃奇策也此外更有何策乎楚漢相距以得韓信爲奇策關中初定以任蕭何爲奇策豈於得蕭何韓信之後更設他策乎一座皆笑之菡之言雖似談諧而識者以爲的論○左議政洪暹右議政盧

守慎皆辭疾免相政院 啓曰二相一時竝遞人心不安 上答曰大臣進退非政院所當預也副提學李山海問李珥曰蘇齋遞相有關於時事否珥曰蘇齋不能建明人多少之但今世雖使經世之才居相位亦安能有所爲乎譬之工匠則蘇齋乃拱手坐食者也雖無益亦無害蘇齋遞後若毀瓦畫墁者代之則其害豈淺淺乎山海曰然於是弘文館上劄請仍守慎之職不允○四月司憲府持平金千鎰謝病免千鎰以清名被擢歷江原慶尙兩道都事至是拜持平千鎰拜 命後上疏辭職不許爲人精詳勤懇一日因入侍極陳時弊且請收用賢才以救世道

辭甚懇切累千百言自卯至巳而 上不答一語于
鎰意沮遂謝病而遞○復以洪暹爲左議政 上方
厭士類向意流俗之人故遲復相辭疾不 許乃出
視事時鄭彥智拜忠清監司 上命特加嘉善兩司
啓請改正 上答曰彥智非不合於嘉善也必靜言
庸違之人然後乃可陞階乎蓋 上以士類之尤者
喜建白而不用則求退故指此等爲靜言庸違也彥
智屢居政院謹默無能故顯加擢用欲矯士習使不
言時政得失也 上之所尙如此士林失望○復以
盧守慎拜右議政士林望朴淳復相而淳於 經席
喜論時事故 上厭之還用守慎守慎不言時事故

也○李珥還歸鄉里時珥每懷憂國之念以削僞勳
爲向治之幾且念 主上在疚故上來欲得入侍極
論時政因請骸骨而自 上視之邁邁無接見之意
故辭疾免大諫士類多勸珥畱金于鎰謂珥曰我國
士大夫受 國厚恩異於他國蓋士族則世傳家業
有封建之義當與國同其休戚當今時勢岌岌甚危
決非可去之時也公今欲去者只是不見極危之勢
故也如知其極危則何忍棄去今者欲望進步有爲
則非其時也只當默默居位收拾人才同心合力以
盡扶持之策耳吾常欲今世之君子皆學甯武子之
愚也珥曰君言甚切我心戚戚也願以此言書一通

以示朋友也但我已退今不可無端復進非我今日始去也李之菡責珥曰君何忍退去乎珥曰我果非耶之菡曰譬如親病極重死在朝夕而爲子者奉藥以進則病親極怒不服其藥或以藥盃擲于地有時擲于子面傷其鼻目則爲子者其可退去乎其可涕泣懇勸愈怒愈進乎以此可知君之是非矣珥曰譬喻則甚切矣但君臣父子無乃有閒乎若如吾丈之言則人臣寧有可去之義乎珥臨行謂鄭澈曰當今時事無可下手處惟士林協和論議得中使清論行於朝著則可救一半今君被年少士類所疑而浮薄之輩憑藉君言交亂兩閒使人眩於是非君若畱朝

持議平和則士類釋疑而造言生事者失志而不得肆其益豈淺淺乎且君進退未定非若我已退欲進不得者也君可勉畱我以調和士林之責付君而去矣澈然之○慶尙虞候孫翌使軍士修鍊軍器而督促過嚴軍士怨怒半夜開門結陣將作亂翌懼躬自謝過然後乃解節度使郭燦密捕囚首謀者然後啓聞其狀上大驚命斬其首謀者梟首以威衆翌亦抵罪武夫輩皆曰鎮軍不悅鎮將之令則成外陣近來常事也只是鎮將畏罪不敢言故得無事今適發覺故首謀者死此亦命也時軍政之亂至於如此○五月復以大司諫召李珥珥上疏辭職且言

殿下若欲知臣可用與否則當問以時事其言不可用則願勿更召 上答曰觀爾疏辭諫長久闕故茲遞本職且爾如有所懷可實封以聞珥乃上疏極陳時弊且陳救時之策過萬餘言言甚剴切 上答以省觀疏辭深嘉忠讜而已別無採用招致之意政院請更召乃有 召命珥辭不至未幾復拜大司諫數日珥辭 召命之疏乃上時不知拜大諫故未辭新除也 上曰珥病不能來可遞大諫也政院 啓曰李珥只辭前日 召命而已時未辭諫官臺諫必待自處然後乃可遞也徑遞未安 上不允於是諫院弘文館皆上劄以不待自辭徑遞諫長既非古例亦

非待士之道 上答曰豈爲一李珥而久曠諫職乎蓋 上意欲珥奔走應命而珥易退難進故頗怒其矯激每欲以常調屈繫之而珥終不承 命居數日復拜珥吏曹參議珥竟辭不至成渾讀珥封事曰真所謂直言極諫經世之策也此疏蒙 允與否乃關時運非人力可及○以鄭澈爲同副承旨澈以直提學拜 命勉畱欲和士林及拜承旨再上疏辭職不許乃出仕在政院復逆以正甚張士氣時沈義謙金孝元分邊之說益盛以義謙儕輩目之謂西以孝元儕輩目之謂東朝臣苟非特立獨行及碌碌無名者則皆入東西指目之中澈則人目爲西者也故李珥

勸澈與年少士類通情以破東西之說○以洪可臣為司憲府持平可臣頗有風力與趙瑗為少年友而瑗為吏曹佐郎有徇私之失且瑗輕躁非人望故可臣先謂瑗曰事公則不顧私君多所失我不可徇情不効乃駁瑗遞職公論稱快而可臣則人目為東人瑗則人目為西人故造言者多謂東人與西不協故攻擊而至如鄭澈亦不能平矣○六月司憲府劾平安道觀察使李俊民之子殺人俊民不能檢其子請罷上只命遞職而問于大臣曰文武兼全智略具備可為平安監司者其薦數三人大臣權轍等乃以李陽元黃琳應命陽元浮浪無氣節黃琳只是硜

硜俗人皆無才略物議以大臣為罔上矣不數日加陽元資憲拜平安道觀察使兩司論劾終不允只改正資憲加○戊申雷震文昭殿庭樹上驚懼下教求言且命理冤獄○吏曹判書李後白辭疾免後白為銓長務崇公論不受請託政事可觀雖親舊若頻往候之則深以為不韙一日有族人往見語次示求官之意後白變色示以小冊子多記人姓名將以除官者也其族人姓名亦在錄中後白曰吾錄子名將以擬望今子有求官之語若求者得之則非公道也惜乎子若不言可以得官矣其人大慙而退後白每除一官必遍問其人可仕與否若誤除不

合之人則輒終夜不眠曰我誤國事時論以後白之
 公心近世無比至是以疾遞鄭大年代之○七月前
 戶曹判書尹鉉卒鉉才長於治財性且吝嗇居家一
 毫不妄費以致富而不肯周人之急其判戶曹也鈞
 校錢穀錙銖不遺人服其能但不恤民隱而只憂國
 計多取民怨故識者目之以聚斂之臣矣○牙山縣
 監李之菡卒之菡自少寡慾於物無吝滯稟氣異常
 能忍寒暑飢渴或冬日赤身坐烈風中或十日絕飲
 食不病天性孝友與兄弟通有無不私其有輕財好
 施能救人之急其於世上芬華聲色澹然無所好性
 喜乘舟泛海涉危而不驚一日飄然入濟州州牧聞

李若一
 作此人

其名迎致客館擇美妓薦枕指倉穀謂妓曰爾若得
 幸於李君當賞一庫妓異其為人必欲亂之乘夜納
 絹無所不至而之菡竟不被汚州牧益敬重焉少不
 學既長其兄之蕃勸之讀書乃發憤勤學至忘寢食
 不久能通文義不事科舉喜無羈自放也與李珥相
 知甚熟珥勸從事性理之學之菡曰我多欲未能也
 珥曰勢利芬華聲色財利皆非吾丈所屑也有何欲
 可妨學問乎之菡曰豈必名利聲色為欲乎心之所
 向非天理則皆人欲也吾喜自放而不能束以繩墨
 豈非物欲乎其兄之蕃歿之菡哀慟如喪考期年服
 盡後又心喪期年或以過禮為疑之菡曰凡是我師

我爲師心喪三年耳是歲拜牙山縣監所親勸赴任之菡忽然赴邑問民疾苦有以魚池爲苦蓋邑有養魚池使民輪回捉魚以納民甚苦之之菡乃塞其池未絕後患凡出令皆以愛民爲主民方愛慕而遽嬰痼疾不久而卒年六十二邑民悲悼如親戚金繼輝問李珥曰馨仲何如人或比於諸葛亮何如珥曰土亭軒菡非適用之才豈可比於諸葛亮乎比之於物則是奇花異草珍禽怪石非布帛菽粟也之菡聞之笑曰我雖非菽粟亦是橡粟之類豈是專無用處乎蓋之菡性不耐久作事多有始無終非可久之才且好奇非循常成事者故珥語云然○吏曹判書鄭大

年辭病免以盧禎爲吏曹判書禎於乙亥年以特旨拜禮曹判書辭以母老身病不來至是喪畢上京謝恩有是命病未供職未幾還遞大年復代之○八月以白仁傑爲議政府右參贊仁傑雖在畎畝不能忘懷於時事每歎時人不知相至是老耄欲請趙光祖從祀文廟上京大臣憫其老且窮白上請使奉朝賀以給祿未幾仁傑還歸坡州上不知已歸特命拜右參贊聞其已去下書召之仁傑上疏辭職不允遂上京謝恩因得入侍耳聾氣急不能聞天語上有所問多不能答上憐其向君之誠頗示溫慰之旨識者以仁傑之進爲晚節之疵

云○資憲大夫前吏曹判書盧禎卒禎遲鈍訥言而其中好善愛士故甚有時望居家事母甚孝鄉人皆服其善但乏經濟之才不能建明時事只能自守而已且不能擇辭受之節州縣賂遺無所不受至於山積崔未慶不避之時士論方以尹斗壽爲貪縱未慶謂禎之鄉人曰汝鄉亦有尹斗壽其知之乎鄉人曰誰也未慶曰盧禎豈非尹斗壽乎聞者皆笑蓋介潔是禎所短也○領議政權轍卒轍稍有才氣而性鄙俗自少歷敷清顯位極人臣而惟以保全爵祿爲務爲世所輕○上出幸時見一小童在干下初以爲觀光之童更視之則乃軍士也 上惻然下教曰如

此兒童心欲不離慈母之懷干戈之役豈其所堪乎予見此兒心懷不寧夜不能寐予以不敏叨居君位致有此事尤可恨也兵曹其點閱軍士如有年未滿者則皆可還送待年立役也予寧失數千之兵不忍使兒童立役也兵曹乃募軍卒自言其年使之下歸軍卒雖有幼穉者恐還鄉之後被守令更定苦役願歸者無幾矣

謹按不忍人之心孰不有之况 主上英明出人豈無愛民之心乎今讀 教辭使人感動流涕誠推此心以行仁政則赤子之苦何所不解乎惜乎藹然善端雖發於一時而終不見施之政事以革

弊癘豈天不欲斯民蒙至治之澤乎何其有仁心而不能行仁政耶嗚呼可勝嘆哉

九月大雷電以雹是年水旱不調降霜又早遂爲凶年海邊薔薇海棠於秋末盛開○十月吏曹判書鄭大年平大年居家清儉且有才氣善治劇邑及居銓曹政事亦不至淆亂只是無好善之量而議論粗俗故識者不取焉○資憲大夫戶曹判書李後白卒後白字季真居官盡職律身清苦位至六卿寒素如儒生賂遺一切不受客至杯盤冷淡人服其潔只是局量狹隘非廟堂之器金孝元常曰季真只是六卿之才若至作相我當論劾人以後白與沈義謙相知故

孝元嗾義謙而發此言云李珥獨曰季真果非相器孝元不爲無見但無人勝於季真則安能劾其爲相乎時東西士類方角立後白雖被目以西人而口不發適莫之言故年少士類亦不忌之方有入相之望後白與盧禎爲深交禎之卒哀慟殊甚至是受假省親墳與禎同鄉故哭奠禎柩還家感疾一夜而卒士林甚惜之是時盧禎後白相繼而卒物議以爲正二品無人云○以兩司之劾罷尹斗壽尹根壽尹暉職時士類中分所謂東者多清名後進所謂西者只是前輩數人而已其附從者皆無時望於是士類知東盛西衰而且西人於出孝元之後舉錯乖當公論不

與故一時進取者咸趨入於東皆扼腕以爲東是西非金繼輝雖號西人而亦爲年少士類所重故年少者或稟命於繼輝尹覲與金誠一同作銓曹郎議論矛盾遂成嫌隙覲之叔父斗壽季父根壽皆在要津每作扶西抑東之論東人深嫉之而斗壽居家不清謹頗有受賄聲或謂繼輝曰斗壽可劾出之也繼輝止之曰方今士論橫潰務在鎮靜不可攻擊年少輩以此不快於繼輝矣弘文館修撰姜緒於經席啓曰士類分作東西二邊皆可用之人也不可捨一取一云云於是上已知東西之說矣李潑偏主於東鄭澈偏主於西二人所見不同而皆有人望且憂國

奉公爲一時之最故李珥每謂澈潑二人曰君等二人議論和協同心調劑則士林庶可無事言之甚切澈稍回所見與潑定交相與作持平之論而東人喜事者終欲攻擊西人之不善者以防後患皆以斗壽三父子爲西魁決意去之惟柳成龍與潑不從矣時務安縣監全應禎以賂權貴事覺下獄鞫問朝議方以貪贓爲戒金誠一聞珍島郡守李銖運米賂斗壽兄弟及覲家甚怒一日於經席因論貪污誠一啓曰全應禎雖受罪而厥後亦有載米行賂者貪風未戢矣上遽問曰是何人誠一粹然對曰珍島郡守李銖也誠一旣啓之後臺諫請治李銖之罪

上命下銖詔獄鞫問而教曰只治與者不治受者可乎時許曄爲副提學方爲年少輩倡導與同僚共議臺諫不効受者非直截之義無臺諫風采臺諫始舉尹家三父子之名以爲受者而自効不盡言之罪弘文館乃上劄遞臺諫而新臺諫遂啓請罷三尹以懲貪風而上不允大司諫金繼輝受假在鄉聞兩司攻三尹大疑東西接戰甚不韙曰年少士類處心不公不可與同事我寧得罪而退也乃入京於復命之日啓曰三尹皆以良士特被擢用別無大段過惡今其受賂虛實未可知安知非陰中者所造言乎徐待獄事之成治罪未晚而先拈出三人名泛

講治罪非待士之道士類進退所係非輕云云而言多過激不中於是士類羣怒皆指繼輝啓辭爲亡國之語臺諫避嫌而退弘文館劾遞繼輝李山海拜大司諫於是兩司憤激大司憲朴大立持論尤勁掌令李潑袖出彈文毛舉三尹一家隱慝不復推究虛實一一上達醜詆無所不至自上旣以東人攻西爲不公而又以繼輝黨西爲不是於是士類出繼輝爲全羅道觀察使皆指爲不吉之人朝廷騷擾而傍觀者皆目爲東西之戰不以爲公論惟東人自恃爲清流而忼慨日甚鄭澈與李潑議論大乖東人顯斥澈爲小人東西更無相合之望矣時前瓮津縣令

李信老亦以行賂同下 詔獄其受者則無的知之人泛指朝貴漫及右相盧守慎臺諫欲竝劾受者而以論及大臣爲難不敢發談者皆曰士類名爲糾摘貪污而實欲罪三尹也李銖可謂蝦死於鯨戰也不然則何故李銖之獄期於必成而李信老之獄則鞫之不詳耶又有言者曰李銖之獄出於構陷非實事也於是士類病之恐獄事不成則反爲西人所中深文鉤距無所不至憲府聞李銖之米接置于市人張世良家乃託他事捕繫世良因移禁府必欲成獄又不可獨窮銖獄故窮逮信老干證之人訊及當初發言者則儒生鄭汝忠偶言其事故竝繫汝忠時禁府

堂上朴啓賢亦有受賂聲深銜汝忠之發言刑訊甚酷汝忠幾死物情尤不平或曰今日士類之嚴法刻刑無異金安老云街談巷議囂囂不止憲府 啓請放汝忠而信老之獄終不成 上命放之珍島邸吏有與銖結怨者乃曰我若入獄則獄事必成憲府聞其語卽 啓囚其吏於是繫獄者皆一樣納供曰李銖載米百石接置于張世良家因分送于三尹家云而獨張世良不服矣 上以郡吏已服故乃從兩司之啓罷三尹金繼輝旣大忤士類人皆尤之繼輝曰我旣失士類之心必不容我而後日若有攻士類者則必小人也雖用我我不可爲其用我銘旌不過書

司憲府大司憲而已

謹按朝廷之上見識爲大無識見則雖賢亦敗事
今者士類之鬪皆出於不解事一不解事而金誠
一發其端二不解事而金繼輝激成士類之怒三
不解事而李潑列數三尹一家之慝不究虛實而
醜詆之四不解事而鄭澈與李潑乖隔未絕東西
相協之望自是之後附東者日起爭出新論而流
俗舊臣曾棄於西人者乃居要地招權釋憾峻其
議論自明貢忠於東而西人則雖善士皆不見用
清名之士反與流俗爲一而清濁混淆無以辨別
矣嗚呼金誠一固是怪鬼輩也不足多責以繼輝

之疏通李潑之重望鄭澈之剛正猶未免同歸於
誤事豈非命耶

南中月魄墮地天中無月人甚驚駭○十一月以姜
士尙爲議政府右議政洪暹陞領相盧守愼陞左相
士尙立朝三十年不肯一出語論時事每曰國家治
亂在天非人力也居官不張公論不徇私請任其自
然而已喜飲酒醉後尤不言每對人只以手捫鼻而
已士尙拜相之日鄭澈之族姪鄭仁源持酒飲澈曰
人生幾許何用自苦願叔父慎勿開口只事捫鼻取
相位以活我窮族聞者冷齒○有飛雉蔽天自北而
南京城中多雉人或拱執有一士人戲語曰國運將

治矣曾聞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氣自北而南今飛
雉自北而南豈非將治之候耶聞者笑之○以鄭澈
爲大司諫澈憤士類誤事將退歸而有此 命以書
問去就於李珣珣答曰士類之疑君雖是士類之過
亦是君不慎言有以自取不可專咎士類也今不供
職則疑阻益深浮言益闕而士類與君終不得合後
日攻士類者藉君爲重矣士類雖有所失而攻士類
者必小人也若小人藉君爲重則倒河無以洗其羞
辱必須今日供職持議平和以釋士類之疑可也澈
乃就職珣雖退而惓惓國事每以士類不和爲憂欲
在朝任調劑之責成渾語之曰旣以道不行而去則

無端還進於義無據自古行道之士未聞不計道之
行否而只以止鬪爲能事者也珣乃止時沈義謙遞
全羅監司退歸坡州珣謂之曰退居雖好恐非其時
無乃益助人言乎義謙曰吾之退計已定豈必避人
言而自沮乎士類旣排三尹矣若止於此更無疑阻
則國家之幸也若疑阻不已名爲西者雖賢才亦不
用則舉錯必誤矣且如今日金顯卿貴榮字作吏判而
三尹以貪污得罪雖曰激濁揚清人孰信之乎貴榮
最貪鄙故云珣曰固然矣士類果誤矣但士類之失
不過爲縉紳之羞而惡士類而欲治之者其禍必重
往往亡人之國今之時事緩急無可恃士類誠可憂

也義謙曰公言是也今之士類雖不我容我得優遊
桑梓有何憂乎後日若士類失勢則是可憂也義謙
退居未久還朝供職識者笑之○十二月歲鈔恩例
之下尹斗壽三父子皆承敘用之 命諫官皆以爲
李銖獄事時未究竟與者方受鞫問而受者復職非
政事之體大司諫鄭澈獨以銖獄爲冤不肯論 啓
被劾而遞於是東人益詆澈爲邪黨矣

萬曆七年己卯

今 上十二年二月領議政洪暹謝病免以朴淳爲
領議政士林望淳復相久矣今始入相○兵曹判書
李希儉卒希儉拙直無機變遇事不避以 仁順王

后守陵官致位六卿許曄勸希儉讀書希儉曰我以
飲酒爲事何暇讀書希儉不求時譽不事權豪雖非
人望或有取者焉○以柳埏爲禮曹判書朴大立爲
刑曹判書李拭爲司憲府大司憲皆庸流非人望而
特命加階○白虹貫日者至再 上下教求言○三
月司憲府應求言之 教上疏論時弊分辨東西是
非而顯斥沈義謙爲小人金繼輝鄭澈皆爲邪黨於
是是非之論蜂起矣時東人甚盛求名者趨之慕爵
者附之至於流俗宰樞前日見斥於西人者皆乘時
爭諂于東多得柄用大司憲李拭旣居要職方欲固
位而執義洪渾曾恨斥東故退居及東人得志乃攘

臂而起曰此正君子有爲之時也立論甚偏掌令鄭熙績曾言義謙之事自以爲見忤而乙亥西人出熙績于外故熙績銜之至是爲掌令製疏乃極詆義謙及其儕輩將以定爲國是以防西人再入之路由是朝廷不靖矣○四月以司憲府持平徵成渾辭疾不至乃特下教召之使之調病而來○李銖之獄久不成張世良受刑二十餘次殆死而終不服或譬之曰汝罪不重若告以接置則可以免死何苦而忍杖乎世良曰我豈不知不服則死服則生乎但實無是事安可自貪其生而陷人於死地乎時士類必欲銖獄之成銖及世良獄中訴寃之書皆不許上判義禁

府事鄭惟吉語人曰張世良罪輕之人乃刑二十餘次期以輸情此非法例我欲啓達而畏人言不敢耳且世良若非義士決是愚人也何苦爲李銖而殺身乎上以世良久不服疑銖獄不實問于三公將釋之三公畏士論不敢對上乃命釋之政院啓以贓汚罪重不可輕釋爭之至四啓上乃怒命罷入直承旨金宇宏宋應漑而盡遞都承旨李山海以下天威大震闕中驚動明日兩司玉堂爭之不能得三公亦請勿罷遞承旨而上不從銖世良乃得釋

謹按李銖行賂之事虛實未可的知而張世良接

朱之罪甚輕若以世良爲干證必欲其直招則爲干證者受刑例不過三次何可濫加二十餘次乎若以世良爲正犯而推鞫則國法元非死罪則不限輸情必也死罪然後乃以輸情爲限世良之罪不過杖之而已安可以輸情爲限乎士類識見不明用意不弘只恐獄不成而反中其禍不念殺不辜之爲害義不顧前後是非而惟獄之務成他人則不足道也曾謂柳成龍李潑之徒乃作此舉乎嗚呼不可使聞於他人也

五月以都承旨睦詹特拜戶曹參判詹亦庸碌無能故被 上擢用○以許曄陞嘉善拜慶尙監司時慶

故一作爲

尙監司鄭芝衍以疾遞 上以嶺南巨道兼有島夷之虞命大臣舉資兼文武可鎮嶺南者大臣以具鳳齡李珥金添慶李山海許曄應命 上以曄年高舊臣故先用之曄實無撫馭之才文簿山積不能聽理民有所訴不能辨答惟吏輩是信任於是政事淆亂民甚怨之○知中樞府事白仁傑上疏陳時弊且陳東西分黨之狀請使調和鎮定自 上褒答而士類見其疏怒其不扶東抑西於是三司政院皆上章論其辭之失以老耄顛錯目之時東人益盛詆毀西人不遺餘力欲強定是非識者憂之○以司諫院大司諫召李珥珥辭疾不至而上疏論東西分黨而東人

攻西太甚欲強定是非請打破東西保合士類使之
一心徇國言甚激切 上以疏辭不中命遞珥職於
是兩司玉堂紛紜駁論矣○處士成運卒運守靜山
林謝絕世紛餘四十年距家數里有溪壑可玩築小
室其間每閒日騎牛而往蕭然獨坐有時彈琴數曲
自適而已人有願聽者皆不爲彈樂善好學與物無
競居家不問有無簞瓢或空晏如也 明廟朝薦以
遺逸拜六品徵至京城病不能進見辭職而歸今
上朝屢加爵命皆不至時 賜穀帛以優其老至是
卒 上命致別聘學者推之爲大谷先生○六月黃
琳以 特旨拜漢城府判尹流俗之被擢至於如此

○以李文馨爲吏曹判書文馨曾失勢以附東人故
發迹被柄用○是夏下三道大水崩山襄陵咸鏡道
大旱田野盡枯平安道大風拔木雨雹大如匙楮小
如手掌變異甚慘而 上方興土木之役改熙政堂
而增廣之三司諫止不 允○七月兩司將請治李
珥之罪不果去年冬李珥在坡州白仁傑在京欲上
疏極論時事兼進保合東西之策而恐其辭不達意
通于珥使修潤之珥雖知仁傑衰老而憐其憂國之
誠臨死不渝乃依其言略爲一段文字以送之至是
年夏仁傑始上疏其論東西一款頗用珥文字而仁
傑疎脫向人不諱許曄與李文馨往見仁傑曰論東

西一款何以與李珣之疏意思相合耶仁傑曰此議論出於珣手矣於是士類喧傳不已珣負時望東人意珣必扶東人之勢而上疏譏誚東人東人甚怒至如柳成龍李潑輩亦不能平正言宋應洞輕躁陰險窺見珣忤於士類意謂若唱說劾珣則可以深結東人而得做好官乃議于同僚曰李珣代白老製疏不可不劾其罪大司諫權德輿等皆曰此事虛實未可知就令有之豈是罪過乎且休官退居之人其可劾罷乎應洞固爭之德輿等終不從應洞乃獨啓避嫌曰頃日白仁傑上疏論時事一款李珣代述之事朝著之間莫不聞知至有親見其代彙者仁傑老

耄不足責也珣以經幄舊臣少負儒名退處山野凡有所懷直達無隱有何顧忌而乃敢匿迹回互隱然代述冀惑天聰實非直道事君之義故臣不勝駭怪直據所聞欲論其非以正人臣詭祕不直之失而爲同僚所沮抑臣之所見謬矣不可覲然在職請命遞臣職答曰勿辭大司諫權德輿亦率同僚避嫌啓曰臣等聞白仁傑疏中論時事一款乃出於李珣之手云果若此言珣固不得辭其責但近來朝廷方以和平爲主若因此事必至於論劾則恐致囂囂益甚故與宋應洞論議不合且以匿迹詭祕斥之臣等之意則不以爲然所見各異不可在職請遞臣

等之職 答曰勿辭諫院皆退待物論於是司憲府
大司憲李拭亦率同僚避嫌 啓曰白仁傑疏中一
款出於李珥之手至發於 經席之上臣等忝在言
地默無一言不言之責臣等亦不得免請 命遞臣
等之職 答曰勿辭憲府亦退待物論前此弘文館
修撰金瞻 啓於經席曰李珥疎脫白仁傑疏中論
東西一款乃珥代述也李文馨親聞白仁傑之語云
上已聞代述之事矣弘文館將處置之際金字顯時
爲校理大言曰宋應洞必是小人也欲乘此幾會陷
害君子也當劾遞憲府及應洞而獨存大諫以下可
也同僚不從爭辨自午至昏宇顯極言竭論曰處置

失宜則吾等亦將得小人之名豈可爲一宋應洞而
皆陷於小人之域乎同僚多右宋應洞議久不決副
提學李山海應教李潑依違兩間乃爲兩全之計山
海製劄子曰權德輿等之辭不爲無見常時傳播之
言容或失實李珥代述之說都下喧傳臣等亦聞之
矣但念珥平日以儒者自許豈爲如是無理之舉乎
雖或有簡札相通之事而流傳之言恐至於過實也
宋應洞之所聞明白與否臣等未能的知此不過自
信其所聞而已德輿等之不從實出於公心應洞之
欲劾雖有後弊而亦非有他意也李拭等之不言不
過難信傳播之言而然也有何所失請竝 命出仕

之疏一
作疏辭

上乃召李文馨問曰聞卿往白仁傑家仁傑自言頃
日上疏乃李珥之手云云此言是乎文馨回 啓曰
臣頃日往見白仁傑偶問曰前日疏中一款與李珥
之疏有相同處何歟仁傑答曰李珥通之矣此外他
無所言 上乃答玉堂曰教人上疏此實驚駭意雖
貴於和平理難掩其罪過出仕事依啓權德輿等再
避嫌曰李珥代疏之言雖有云云其間曲折未得盡
悉臣等之意妄以和平爲主且應洞所斥實似過中
故不敢從之而反被沮抑之謂今不可苟合請 命
遞臣職宋應洞亦 啓曰李珥之事實所駭怪區區
之意非是自信所聞必欲深治以抵於罪也不過論

其所失以戒妄作而已第以小臣輕妄辭氣之間多
有過激之病旣與同僚相異又被玉堂之譏議臣之
所失大矣請遞臣職 答曰竝勿辭皆退待物論憲
府出仕後 啓曰李珥代疏之辭非出於傳播應洞
之欲論未爲不可而德輿等不從勢難相容請應洞
出仕德輿以下竝 命遞差於是憲府將劾珥議論
甚盛持平奇大鼎九攘臂詬珥大鼎曾以善士得名
而至是趨附東人滄滄訛訛識者鄙之白仁傑聞兩
司之論如此驚愧乃上疏自明其略曰李珥果修潤
臣疏矣竊聞宋之程頤代彭思永作論濮王典禮疏
代富弼作論宋昭陵疏代呂公著作應詔疏此等事

先儒亦嘗爲之故臣用珥文而不以爲嫌向人無隱
故傳者皆以爲李珥誘臣上疏臣雖無狀豈敢以非
臣之本意聽人所教爲此疏乎老臣臨死不敢飾詐
以欺罔 殿下 上於是始得其實 答曰省卿上
疏始知首末卿宜安焉於是玉堂以憲府失於處置
爲言李拭等乃避嫌曰應洞啓辭雖曰過激不可輕
遞言官故敢請出仕而玉堂以臣等處置失當譁然
不已是欲主和平而適足以啓循默之漸杜言者之
路也臣等待罪言地顯被譏議不可冒據請 命遞
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玉堂乃上劄曰臣
等固意傳播之言容或失實及見白仁傑上疏則果

如臣等之所料矣宋應洞輕信所聞欲啓不靖之患
李拭等處置乖當大非和平之意請竝 命遞差
答曰依啓於是兩司皆遞而鄭芝衍拜大司憲具鳳
齡拜大司諫芝衍病未供職乃 特拜李山海爲大
司憲兩司雖遞而新臺諫亦疵珥不已執義洪渾九
忿曰豈可遞應洞以防言路乎至欲上疏爭辨李山
海懦弱不能止柳成龍李潑等力止之金字顯聞之
曰憲府之疏若上則我亦獨疏斥其害賢之罪而我
亦將退去矣憲府重其事不敢發而橫議不止左相
盧守慎倡言曰憲官果攻李僉知則吾等大臣不可
無言當 啓憲官之失安可託於公論以害君子乎

守慎問童蒙訓導朴洞曰宋應洞攻李僉知外議如何洞曰時論雖詆李公李公不可毀也學徒游吾門者三四百人吾欲試其意問曰李公何如人則無一人不以爲君子者此輩是後日士林也一時雖或妄毀後日公議其可泯絕乎守慎深然之後於 經席朴淳及守慎皆極陳珥之爲人決是君子也雖或有疎脫之失出於憂國之誠不可疵議也 上曰人言教仁傑上疏故予亦非之今聞其實則只是相通而已此有何過乎是時東人之浮薄者必欲害珥怪論百出而賴淳守慎字顯正色折之故竟不能害自是之後公論咎東人至於韋布之議多日以小人鄭澈

謂人曰時論至於攻叔獻則尙何言哉自今東人安得爲士類乎於是東人愧屈不能肆意攻西而金守顯李潑因發調劑之論稍抑東人浮薄之論庶有和平之望識者以爲李珥之疏雖見沮抑而不爲無助云

謹按沈義謙是外戚之稍出頭角者耳雖得參於士類曷足爲有無哉金孝元雖少有才而未聞道輕量淺器非可作士林領袖者也斯二人是非之辨豈係於治亂安危哉西人之必曰沈是金非者固惑矣東人之必曰金是沈非者亦是彼是方生之說也亦豈非惑乎沈之不度德不量力欲爲國

事者既非矣金之輕詆先輩以致疑阻使士類分爲二邊者亦豈是乎論其事則兩人皆非也語其才則兩人皆勝於流俗不可棄也若曰金優沈劣則得矣若曰金是沈非則非事理之當然也假使二人明有是非此非關於國家而反以辨之之故士論橫潰壞人才傷國脈爲世大祟而舉世滔滔莫覺其然嗚呼豈非命耶今者抑制西人使不得出氣而流俗鄙夫乘時竊柄乃與東人合而爲一而東人方且受命於流俗而疾視西人猶恐其復入可謂惑之甚矣由今之道無變今之議論雖聖君賢相欲致治平終不可得也嗚呼可勝嘆哉

同副承旨許晉謝病免晉爲執義時揣士類歎李珥可因以擠之以結士類之心乃於 經席啓曰李珥之疏出於私心疏中營救沈義謙韓脩鄭澈義謙脩是珥族黨澈是珥執友其言豈是公心乎且渠不上來而偃然陳疏亦非臣子之禮也 上方以珥之不求甚不平聞晉言頗是之未幾晉拜承旨物議皆曰許晉害故舊以發身云蓋晉與珥有相友之契故云云於是人多唾鄙憲府劾晉之阿世害正 上雖不允晉慙不能居位以疾免不敢見人士林皆曰若使叔獻在朝則晉將執鞭之不暇而乘其入井乃敢下石其無狀甚矣○具鳳齡辭疾不至鳳齡聞士類議

論不靖將上京匡救而所親力止之乃辭以疾○八月成渾上疏自陳病不能仕且陳君德之要以虛心受善為第一義自上褒以至論但無更召之命時士類既失李珣欲援渾入其黨多勸上特召渾終無應命之意有一士人見渾毀珣之短渾徐曰吾與叔獻生當同罪死當同傳其人失色而去○九月以尹斗壽為延安府使斗壽拜辭上引見問曰卿何以治郡斗壽對曰延安之民好訟簿牒甚煩如臣望輕才劣罔知所為上默然良久曰予之待卿不以內外為閒卿亦勿以內外為貳暫煩出守後當復召斗壽退語人曰初意當久別天顏欲一仰

視而及聞天語丁寧感淚如泉竟不敢仰視矣因掩泣不能止同坐者皆下淚○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白仁傑卒仁傑少從趙光祖學深服其為人及己卯禍作之後雖韜晦不事檢束而其中好善不衰也乙巳之難言密旨之非得罪竄謫者累年朝論漸解還居鄉里今上朝被擢用不久陞亞卿上每重其氣節眷顧甚優辛未歲被人言歸鄉窮乏京畿觀察使尹根壽啓其狀上命給食物仁傑上疏謝恩因請以趙光祖從祀文廟上不允仁傑雖不能下學問之功而每與成渾李珣論學雖老而不廢珣每曰白公之識見雖差八十之年矻矻論學不

談他事者只此人也仁傑與珥論光祖李滉優劣珥曰論其資稟則靜菴絕勝矣語其造詣則退溪爲優仁傑掉頭搖手曰大不是退溪安敢望靜菴乎厥後仁傑薦成渾李珥可大用而珥有輕率之病云人或尤之仁傑曰渠短靜菴擬以退溪之下故吾言云然仁傑憂國之誠至死不變而才非適用只喜忼慨立論而已成渾常語人曰白公之才比於圍碁則有時高者可敵國手而有時亂者非可倚恃之才也末年上京陞資憲至是卒年八十三○十月連日沈霧冬暖如春山花盛開○十一月姜暹爲咸鏡道觀察使兩司論其不合北門鎖鑰累 啓不允朴民獻曾爲

監司貪贓狼藉而暹繼其後暹亦有貪聲識者憂北方難保矣暹拜辭時 上引見慰諭而送之○咸鏡南道節度使蘇滄以私怒殺北道官奴二人拿鞫于禁府旣服議于大臣照以濫刑之律臺諫爭之以爲因公事殺其管下軍民則可照以濫刑矣今則以私怒殺他道之人當論以殺人 上命收廷議則二品以上皆曰不可論以殺人兩司復爭之累月終不允

謹按殺人者死在法罔赦瞽叟殺人臯陶執之而帝舜之力不可沮止則蘇滄何人敢肆意殺人而得免刑辟乎若舉八議之法則有司當照以大辟

而或可以 特恩貸死矣今乃照以濫刑之律則
大紊國法矣二品以上無一人正議者朝廷空虛
久矣安得而正事乎

十二月禮官於 仁聖王后禫祭日定爲受賀之儀
兩司 啓曰哭泣行祭而遽受賀禮吉凶相襲非禮
也請勿受賀 上曰舊例不可改兩司爭之累日
上曰異議之習不可長也吾非欲受賀也只惡異議
耳竟不 允○左參贊成世章白 上曰今之年少
士類名爲慕古學問而無其實爲一時之弊 上曰
此言直切正中時病三司交章駁論而 上意終不
快

謹按道無古今而古有聖賢今無聖賢則爲士者
安得不慕古乎民有秉彝而非學問則無以明其
理爲士者安得不學問乎名爲慕古學問而無其
實者固可疵也彼不慕古不學問而放心爲惡者
獨不爲一時之弊乎世衰俗末爲士者旣少向學
之誠而時君世主又從而惡學問之名故儒者沮
喪而流俗得志此叔季之通患也彼世章鄙夫其
言不足爲輕重而獨恨 上心深合流俗終不可
保好善之萌矣可勝於邑耶

萬曆八年庚辰

今 上十三年正月己未

仁聖王后神主祔 大

廟 上親祭大赦受百官賀行飲福宴宴時舊例或用女樂而不載於五禮儀禮官循例將用女樂兩司玉堂政院以飲福之宴承神之休當肅敬將事不宜聽女樂淫褻之聲 上以爲矯激不聽兩司連章爭者累日至宴時兩司固爭至於七 啓竟不允

謹按五禮儀乃 祖宗成憲雖或有所未備而規模則近正矣今 上欲法 祖宗則當用五禮儀而每循近例之不正者何哉正殿之用女樂決非禮儀兩司豈至於矯激乎 上意非必欲聽女樂也只是深厭儒者之言欲折之以俗例耳嗚呼可勝嘆哉

二月同知中樞府事許曄卒曄自少以學問自許而議論顛錯至於文義亦不通曉嘗與李滉論學所見差誤滉笑曰太輝若不學問則真是善人也蓋譏學識之差也雖自以爲好善而是非不明取人多錯平時與人爭論辭氣不失其常人皆稱有所養而及末年喜怒暴發人甚怪之按慶尙時榮川郡守鄭仁弘治郡政清而以供頓不盛曄發怒招仁弘入講以大典侮辱之仁弘卽棄官而去又以晉州儒生柳宗智等好議論守令得失發卒掩捕囚治其罪宗智等是善士也一道駭異之罔測其意曾與李珥相厚而及東西立異之後曄爲東人宗主議論乖僻至於嗾士

類使攻珥人以曄爲卯地以卯地正東故譏其爲東人之主也平昔自謂不近女色而在嶺南睽愛淫倡所言皆從列邑賄賂輻輳倡家路上至與妓同轎人皆指笑以色成疾旣遞之後未及上京而卒于尙州

○副提學金添慶以特旨陞拜司憲府大司憲添慶爲人不言時事故被上擢用

謹按國家設官分職將以整理時事也欲理其事則安得無言今者主上惡人有言見人建白則輒斥其矯激必循默無言然後乃蒙擢用遵是道也則雖以曹參繼蕭何之後尙有不治之患况承權姦濁亂之後國事多穿弊者乎夫是之故庸碌

者登用有識者決退坐而待亡而終不悟嗚呼豈非天耶

以鄭澈爲江原道觀察使澈自遞大諫之後休官不出屢辭召命及拜是職以追榮先人爲重乃拜

命赴任澈忠清剛介而喜飲酒醉必失儀識者短之

○親行別祭于文廟因試士取人○河原君薦譯

官女有美色命納宮中自是日色無光者累日○

以鄭宗榮爲議政府右贊成時西人不得列于顯班

故流俗充斥于公卿之位贊成有闕上命以正二

品擬望吏曹議于大臣則正二品無可陞者乃以宗

榮及金貴榮應命宗榮不喜士貴榮無行檢爲世

所賤而六卿之列無有勝於二人者識者嘆國之空
虛矣宗榮謝 恩後辭職不 許○三月戊申_九

上親祭于 禧 孝陵駕回時白虹貫日 上還宮

傳于政院曰近來白虹之變無歲不有已極驚愕而

至於今日拜 陵之時又有此變不勝兢惕予意知

悉政院 啓曰伏承 上教不勝感激凡弭災之道

不在於文為末節而側身兢畏乃應天之實也災變

之出雖不可指為某事之應而近日罕 御經筵朝

廷疵政閭巷弊癘未得聞于左右請延訪求言以盡

修省之實 上答曰知道求言則可為也○領議政

朴淳右議政姜士尙以白虹之變辭職 答曰此豈

卿等之失乎有臣無君召災致異古今之常患也左

議政盧守慎辭病已久 上遣醫診視劑藥以送○

弘文館上劄子請避殿減膳延訪求言且頻 御經

筵 答曰劄意是矣但避殿之事非不知而斟酌人

君體貌故姑不為也是豈在下者所得而輕言者哉

劄意當畱念○憲府劾新贊成鄭宗榮才器短淺素

無物望前在騎曹已被人譏不可拔擢請命改正

答曰新贊成非不合豈宜輕論諫院 啓曰宗榮器

量狹隘才智淺薄曾判政曹不恤人言惟妾婦子弟

之請是徇以致賄賂輻輳至有債帥之刺此人豈合

陞於二公之列乎請 命改正 上不聽兩司論之

累日 上曰宗榮可合二公會 在先朝不媚於寵 逮事寡躬裨益弘多但不若今人之矯激竟不允

○下教求言且命察理冤獄

謹按遇災求言者將以聞直切之諫以醫急時之病也近年以來無歲無災而亦無不求言之時終未聞用一善策除一弊政也求言而不用與不求何異哉譬如抱病之人日問良醫而不服一丸之藥也可勝嘆哉

全羅道癘疫熾發死者甚衆○成川府訓導被儒生之怨怨者取大聖位版置之土穴中事聞 命京官下去推鞠改造位版人心之悖亂如此○壬戌二十三日

白虹又貫日 上下教曰白虹之變疊現極為駭愕

自今日避正殿矣減膳撤樂可也○領相朴淳右相

姜士尙以日變辭職 上答曰此由於辟不辟忝厥

位也卿等何咎宜勿辭左相盧守慎則自二月累度

呈病不出○副提學具鳳齡上劄子辭職 答曰勿

辭鳳齡於丙子年退歸鄉里屢辭 召命令始上來

○四月守門將趙瓊禁出入闕門者而憲府書吏直

入不止瓊縛欲治罪憲府聞之怒乃推瓊 啓請治

罪 上曰雖曰誤縛豈可以此敢罪王宮守門將乎

大失事體矣大司憲李山海等避嫌請免官退待物

論諫院 啓請出仕

謹按守門之職只禁人濫入而已憲府書吏自恃厥司威風輕視守門之將其罪可治而憲府反欲罪守門將何其顛耶昔者漢文時六百石公車令尙能止太子之車而今者守門將不能禁憲吏之出入何哉憲府之官不知其非而諫院又從而是之皆不學之過也

知中樞府事朴啓賢卒啓賢無行檢只飲酒放浪而已上聞其死曰予用驚悼云云○弘文館上劄子論不當以翊歧納女侍當依舊例擇良家女且後苑私有營造非事之宜上答曰爾等入後苑看審營繕處然後當有批答蓋營繕之說虛傳也政院請勿

令入審上不聽而促召玉堂之官政院再啓曰君臣之間情意貴於相通只教以虛傳則下情自釋然矣安有入審禁苑之理乎上曰予命入審此事非難政院職在出納論思非其任其欲從中阻遏乎其速命入審兩司亦啓不當迫臣子以所不敢爲之事以阻下情再啓而不允玉堂官皆待罪請賜罷斥上曰誰倡爲此其速直啓玉堂啓曰進劄之時同以區區之心陳其所聞豈有獨倡者乎請亟命罷斥上乃曰勿爲入審仍教曰宮闕予家之事非外臣所預知此習一開後必有姦臣爲口實將有不可忍言之弊矣欲窮詰倡者而今姑不問

大抵人臣之進言也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躁言不可不慎也

謹按玉堂所論者潛納女侍私營禁苑兩事也營造則固是虛傳矣女侍之納豈虛傳乎自_{上既}拂意而不以直告自下亦畏威而不窮其事含糊而止玉堂之臣可謂有愧於王素歟

以柳成龍爲尙州牧使成龍以母老乞得近邑歸養上曰爾出則我失一臣固可惜矣但母子情切亦不可不聽乃命拜尙州牧使士類皆惜其出矣成龍有才識善敷奏經席啓辭人皆稱美但不能一心奉公時有顧瞻利害之意君子以爲短焉○以鄭述爲

昌寧縣監述謹於禮學律身甚嚴議論英發清名日著屢拜官不就至是上京拜命上引見扣其所

學天語溫諄聞者感激述乃赴任○慶尙道癘疫亦熾民多死○右贊成鄭宗榮謝病免避物議也○大臣請復正殿再啓乃允○閏四月左議政盧守

慎自春辭疾請免章十三上上終不允乃出任上引見賜酒時領左相雖人望而不能有爲只隨波而已變異疊現自上別無消弭之策而遽請復正

殿識者不韙之成渾聞大臣請復正殿嘆曰朴思菴_{淳軒}亦隨衆爲諛悅之態耶○以金貴榮爲議政府

右贊成特拜朴好元爲戶曹判書關茸之得志如

此識者憂之○試文臣通政以下製述于慶會樓下承旨尹卓然詩居首 命授嘉善卓然非人望而以藻繪陞品人多不厭諫院論請改正不 允○陰竹居進士全旭上疏陳時弊疏中論朝廷不和之狀上答曰身在草野陳弊之誠良用可嘉仍 傳曰全旭疏中論及朝廷不和之習曰挾私嫌彈劾無咎動浮言放逐田里上欺宸聰下貽幽憂云云草野之人必有所見第未知指何事也夫人臣敢私樹黨角立朋比則其罪固大至於挾私欺君則尤極可愕此意知悉政院 啓曰臣等伏見 下教不勝惶惑之至今此疏辭大槩荒雜顛錯實無所據而 上教則似

若疑有是事者無乃未安乎朝廷之上雖或有議論之不同豈至於角立朋比欺罔 宸聰之理乎朝廷閒事 聖鑒既已洞照而乃有此 教非但人心疑怪其於 日月之明恐有未瑩故敢達 傳曰知道謹按全旭之疏實無所據雖不足信但朝廷之上東西之說未盡消釋西之名士沈抑不揚而闡尊顯流俗得志 上心未知所在則旭之言無乃亦有可反求者歟

以孫軾爲全羅道觀察使 上下教曰孫軾累經近侍處事明敏勤勞效著特加一資軾素無學識又有心疾臨事茫然動多顛錯而乃 下明敏之教人皆

怪之憲府劾以非卓爾之才請改正不 允○五月
旱甚祈雨江原道降霜殺草○六月大雨江漲海溢
山崩屋漂陵谷遷變近年水災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是時下三道癘疫猶熾生民之厄未艾也○洪聖民
以製吏文居首陞嘉善憲府論以微事陞階非命德
之政請改正不 允○政院 啓曰今年水災比古
尤甚外方 啓聞極爲可怪至於都城之內一夜之
間大雨暴漲平地水深丈餘橋梁圯壞道路衝破屋
宇壞漂壓傷溺死之人不知厥數郊外衆塚崩頽白
骨暴露持壘掩埋者相續田穀盡沒蔬場罔餘民失
生業蒼黃涕泣聞見慘惻變不虛生應之有道伏願

聖上益自修省 答曰啓辭是矣今年水災極爲驚
駭予用兢惕當更加省念○大司諫金添慶 啓曰
近者士類其在家學問與否臣所未知但富然後爲
善之說盛行於時士友間多以防海澤營土田爲能
事此弊當自 上禁之 上曰爲富不仁安有富然
後爲善者乎此事諫官當舉劾添慶曰非不欲劾而
其中多有名字可惜者故不敢耳時名士或有不仕
而耕野者故添慶惡之唱爲此說士類疑其爲不吉
之人矣

謹按士生斯世進則揚于王庭以食祿而行道退
則耕於田野以糊口而守義不可素食而瘵官亦

不至束手而飢餓矣添慶惡士之退唱作無理之說以誣善類是欲使一世之士皆蠢蠢食祿而已也富然後爲善之說偏于何人耶苟如是則先爲盜隳然後乃可學孔顏也天下寧有是理耶嗚呼添慶其可謂嫉善者歟

七月吏曹判書李文馨謝病免以朴大立爲吏曹判書文馨大立皆附年少士類得居銓衡重地而流俗與二人合而爲一識者憂之○江原道觀察使鄭澈上疏陳一道弊瘼 上嘉獎答之下該司議行澈盡心民隱詢訪無遺且尙教化以旌淑瘴惡東民聳動○八月以司憲府持平徵鄭仁弘仁弘辭疾不至○

九月彗星現且有雷電之變 下教求言一歲再求言而別無獻可用之策者是歲京畿黃海江原平安四道大饑○十月以李山海爲刑曹判書上疏辭職不 允拜恩後辭免至三皆不 允山海少有文名出宦途後踐歷清要馴至六卿爲人清慎而少氣節與懦避人言故無忤於 上下不失物望自東西分黨之後議論一從東人不能樹立如李珥鄭澈皆是執友而不恤相負識者笑之李珥語人曰吾友汝受不久必作政丞矣人問其故珥曰我國政丞必淳謹無才氣無所猷爲而挾以清名者居之汝受其人也○雷電無異夏月日常沈霾不開大霧昏塞淫雨頻

侍下
本有坐

注地融如春識者憂之○十一月淑儀鄭氏卒己巳
上不豫聞鄭氏卒驚動故也庚午 上疾猝急 命
召大臣朴淳盧守慎先入侍 上執二人手曰須念
小兒輩蓋 上意恐至大故其言如此闕中驚惶
中殿命遣官祈禱 社稷 宗廟及山川明日 上
病稍歇自此漸向康復 上多內寵元氣頗傷心熱
上攻喜飲冷故痰盛氣上以至成疾羣臣多以為憂
○前領敦寧府事潘城府院君朴應順卒應順以
王妃之父少無干政之習時人不知有國舅人多其
恬靜 中殿因 上體未寧累日却膳因得眩證數
日而愈又遭重喪國人憂之○癸巳以 上體復常

前疑
誤

藥房提調及御醫等或加資或賞賜○十二月丙申
百官陳賀○拜李珥為大司諫成渾鄭仁弘為掌令
召命之下朝野欣然以為 上心向善矣○吏曹判
書朴大立稱病不出良久乃出初侍臣於 經席啓
曰各司之官廉勤奉公者可加褒賞 上命吏曹鈔
其可賞者佐郎李洁等欲因此幾會鈔 啓士類之
沈于下僚者請陞六品被鈔者許錦安敏學輩凡十
餘人大立曰賢才在古尙鮮今日安得有許多賢才
乎堅不肯從由是與士類相忤蓋大立無愛士之誠
性且固執於是士類悔其相與也○成渾承 召以
病不至 上三召不置且曰此人有病不可冒寒登

途命給馬轎上來士林感動○李珣承 命入京拜
恩後辭免曰無狀愚臣受 國厚恩才疎病痼仰報
無路跼伏田里潛心默禱者只在 聖壽無疆而已
乃者伏聞 玉候違豫至行祈禱朝野遑遑罔知攸
措臣在遐陬不獲駿奔東望馳誠夙夜焦煎賴 祖
宗陟降上天垂祐黃道陽輝不久復常舉國慶抃而
臣未能得參賀班罪戾斯重精爽飛越豈期 聖量
天涵含垢藏疾譴責不加 恩命反下感激戰慄不
覺流涕言責重地固知不堪而情懸 紫極力疾登
途所望一瞻 天光死亦無憾既而竊思近日 聖
心惕悟火然泉達號令之下悅服輿情臣民拭目佇

見治化此正轉移世道俾升大猷之一大幾會也將
順匡救對揚維新之休命責在諫官決非如臣淺薄
空疎者所敢承當請 命遞臣職擇授其人 答曰
勿辭引見于不顯閣問以黃海凶歉之狀珣請移粟
賑飢仍 啓曰 殿下春秋鼎盛雖有微恙意謂不
久復常而去月 違豫舉國驚動臣在海曲焦心破
膽安有如此驚愕之事乎無乃 調攝或失其宜乎
竊聞 殿下受氣明粹完實或有不足伏願 清修
省慾以保真元之氣 上曰久不相見無乃有所欲
言者乎珣拜而對曰 殿下歷見古史人君可以有
爲者不世出 殿下英明實今古所罕嗣服之初臣

民有大平之望厥後因循未見振起臣雖退伏山野每引領希望今年雖不奮興明年必有振作如是者有年矣今 殿下大病之餘善端開發號令之下說服人心臣民之望無異於初服矣日見民生之困日甚一日世道人心如水益下若因舊守轍則決無有為之望必大段振起盡去宿弊然後庶可為治朝廷之上紀綱大壞大小之官不事其職已成風習此不可以一時威力治之必須自上堅定求治之志收召俊又集于朝廷各觀其才擇授可合之職委任責成持之悠久則國事可整而治道可興也人君欲用賢才則必先修己何則賢才者不求富貴只求行道

人君不先自治則賢士必不為之用而求富貴利達者充斥朝廷矣是故修己為用賢之本也古者為官擇人久任以考其績今則為人擇官不論才之當否而惟以多歷清要為榮故朝遷暮移一人盡經各司如是而求其不瘵厥官者未之有也若不改此近日謬規則治道無由可成矣 上曰臺諫例以避嫌數易為充臺諫故他官亦數遞避嫌之規古所未聞古史亦未之見也珥曰此是近日弊習豈見於古史乎珥曰人君如欲有為則必採衆論衆論盈庭而擇用則必出于一若使衆人各行其議則反致騷擾政出多門矣今者雖衆論畢陳而自上必倚仗一二人

可任經濟者擇其中而用之使議論出于一然後可
以漸升治道矣 上曰今之三公豈易得乎予每事
必咨而行之非不擇用而近日政事終無所成殊可
怪恨珥問 上曰自 上加恩禮于成渾近古所罕
未知 上意欲用其人乎抑欲一見而止乎 上曰
成渾之賢予已聞知矣第未知其才何如珥曰才亦
非一般有可獨任經綸之責者有好善而能用羣才
者成渾之才若謂之能經綸天下則過矣其爲人也
好善好善優於天下此豈非可用之才乎但痼疾在
身必不能任憲官之職此人必須付之閒局而時使
入侍于 經席則必有啓沃之益矣珥無從政之志

適 上體新經大病而有 召命故爲慰問而上來
造朝見士論潰裂欲畱調劑其朋友多以爲憂朴淳
獨曰叔獻赴朝吾喜而不寐矣○江原道海波騰躍
海底震鳴如雷巖石飛走變異非常
萬曆九年辛巳

今 上十四年正月成渾累承 恩召不得已入京
以病不能拜 命辭職 上聞之使內醫看病給以
藥餌渾見李珥曰我是何人過蒙 恩禮至此乎珥
笑曰君豈不及於死馬頭乎○白虹貫日三公以災
異辭職時朴淳盧守慎以清名居相位姜士尙則本
非人望獨朴淳憂國愛士守慎則日飲無何而賄賂

狼藉反不如士尙之以清儉自守士林鄙之○成渾以疾請解官 上命遞職曰有病故遞職病差後予欲見之不可以遞官之故下歸也 上意欲見渾故下教如此○鄭仁弘以掌令上京仁弘以清名重於世及拜是職人皆想望風采○司諫院上劄子請修政以弭天災 上優答之○二月 上御經筵講春秋李珥白 上曰程子曰後王若知春秋之義則雖無禹湯之德亦可以法三代之治此語必非架虛欺人也必是實事願 殿下每讀此經必思如何作爲可回三代之治則必有益矣當今國事內則紀綱頽廢百司不職外則民窮財盡兵力殘弱若無事架漏

過了日子則或可支撐若有兵革則必土崩瓦解更無可救之策矣大小之官耳恬日習不知其可憂必須 殿下深知可憂不視以尋常勉勵振起先於本原上做功夫使學問精明本原澄澈而警勅大臣收召賢俊布列要地日有所爲奮起事功革除民瘼持守此心更勿退轉則國家之事庶有望矣才不借於異代自古豈有欲治而無才者乎且人君不可不明好惡以定人心也前者有 命于吏曹論用人之法詞旨公明懇切人多墮淚國人皆知 殿下必欲有爲雖有此心必於政事上舉錯得宜然後不爲徒善矣昔者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堯舜明示好善

惡惡之意故天下靡然從之去惡從善矣後之人君
 猶恐羣下知其意向涉於輕淺故不明示好惡反使
 賢者無所倚恃為惡者不知畏戢此非人君之度也
 今 殿下若明示好善惡惡之旨則多士興起至於
 閭閻氓俗亦發向善之心矣此是今日急務也是時
 經席侍臣皆俯伏不言獨應教金字顒有所陳說請
 上修己圖治矣○憲府劾罷水原縣監禹性傳性傳
 少時遊李滉之門稍得善名而負才氣持詭辯陵駕
 士類自以為才堪經濟而行己多有玷汚善類不取
 但其友洪渾成洛之輩妄相推重至以為性傳得志
 萬物咸遂其生滄滄稱譽寔繁有徒氣勢甚盛識者

私哉
 作術

憂之李珣初自鄉入來士類皆問珣以當務之宜珣
 曰當今患在 君臣不相知上下不通情士類不協
 和須通融士類為一不相疑阻而相與積誠以回
 天意此是第一策也李潑金字顒問珣曰如禹景善
 性傳 將何以處之珣曰若君子秉政紀綱齊整則渠
 安能騁其私哉若朝廷無君子無紀綱則雖欲排擯
 此類亦不可得也此等人不必攻擊也若 天心未
 回而仇敵先起則士類不能容足矣潑等以為然安
 敏學聞之譏珣苟且迂闊欲使薰蕕同器以為調停
 之計甚不悅掌令鄭仁弘剛直風力絕人聞性傳將
 遞恐復居侍從之列乃欲劾罷斥其為邑不事事託

以觀親長在京師且多輸錢穀于京家辦具酒肉以恣宴飲而張皇氣勢妄自矜高之狀大司憲李陽元憚與年少輩作嫌不肯從仁弘之議仁弘爭甚力至欲獨啓陽元勉從而稍改論劾之辭只斥不職在京之失罷之於是其儕輩咸懷不平矣○特拜大司憲李陽元爲刑曹判書陽元弛緩不事事素不以國事爲心只管家產致甚富築亭銅雀江邊熟絲魚網橫江者有數件皆求諸郡邑而得之上悅其容默故超陞資憲旣長秋官一徇請託人皆鄙之○成渾以宗廟令拜恩上引見于思政殿語之曰聞名久矣大道之要可得聞乎渾對以古今帝王爲

學之功上復問以古今治亂時政得失及拯濟生民之術渾隨問仰答上曰欲見顏色其勿俯伏渾起坐上曰毋以予爲寡昧勉畱言予過失可也是日渾上疏求退上於座中取覽其疏曰何以求退乎再三慰諭使之勉畱○賜成渾米菽侍臣有以渾在京絕糧爲言請給祿俸上問左相盧守愼曰此言何如守愼對曰給祿恐無不可上乃命給祿李珥聞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浩原受祿爲未安矣金宇顥聞珥言白上請勿給祿而特以周急之義賜米菽上可之令戶曹輸送米菽渾上疏請辭上答曰周之之義亦古人之道也可勿辭渾

不得已受之時尸曹請給米菽各五石李珣見尸曹
佐郎宋大立曰周急之粟何其太略耶大立曰若多
則恐成君尤未安故如是耳珣曰此舉近代所無當
爲垂後之盛典以萬乘之國賜賢者以五石之米無
乃涉於吝耶大立無以應○柳成龍以副提學入京
謝 恩士類多聚于朝人皆想望有爲矣○前判書
朴忠元卒忠元庸劣只得容身保位季年精神昏迷
不辨黑白至是卒○三公六卿往審 靖陵而還先
是 明廟朝妖僧普雨久作報恩寺住持欲移 中
廟陵寢于寺側以固厥寺之勢乃誑惑 文定王后
謂 宣陵近處有吉兆請遷 中廟山陵于其地

文定頗信之權臣尹元衡逢迎 慈旨贊持諸大臣
大臣安珪等皆依阿不敢違竟成遷 陵之計將於
文定萬歲後使得同兆而地勢卑下補土之功費累
巨萬每年江水漲入 陵前齋室半沈于水輿情悲
憤 文定之薨不得已改卜他處故物議皆欲遷
陵而廷議以再遷爲尤未安故更審形勢還 啓曰
江水雖漲去穴道甚遠無滲潤之患且無擊齧之勢
只當以土石填築地勢卑下處以退水勢而移造齋
室于高燥之地爲宜 上允之○三月下朴民獻于
義禁府已而赦之只罷其職先是民獻爲江原監司
時橫城民存伊者弑其母被人告其罪獄旣具方受

刑訊民獻所幸妓受存伊重賂潛請民獻勿治民獻
 託以親鞫致存伊于監司處遽放之民情甚憤至是
 事發更鞫存伊于禁府三省交坐詞證皆歸一只存
 伊不服而斃于杖下兩司 啓請拿鞫民獻爭之累
 日乃 命拿鞫治以受賕故縱之罪民獻不服將刑
 訊 上命停刑照律禁府 啓曰受賕之罪不可於
 取服前照律也乃 命除受賕之律只以故縱照律
 罪當死減用次律以宥旨前事勿論只罷其職○憲
 府請罷吏曹佐郎李敬中 從之敬中素無學識性
 又執滯短於從善為銓郎甚久頗有自擅之習掌令
 鄭仁弘惡其為將劾之大司憲鄭琢固執不從遂各

啓所見避嫌而退諫院 啓請遞琢而使仁弘出仕
 遂劾敬中罷之於是厥儕輩皆懷疑懼浮議囂囂矣
 柳成龍亦頗不樂李珥曉譬曰鄭德遠仁弘字以草野
 孤蹤盡忠奉公所論雖似過中實是公論豈可非之
 乎成龍乃不敢言○諫院劾遞大司憲李拭拭雖居
 清顯之職貪鄙無檢束為人所賤且其孽屬之女有
 入宮中為淑媛者方受寵幸拭頗交通納賂情迹甚
 醜聞者莫不憤嫉至是為大司憲拭誤聞李珥言其
 任黃海監司時過失者拭乃避嫌曰臣為黃海監司
 時有不謹之失十年後物議方激臣不可苟在憲長
 之職請 命遞差憲府以事在十年之前且別無現

著之事故 啓請出仕既而鄭仁弘聞抗有交通宮掖之狀悔其請出乃與持平朴光玉引嫌曰宮妾知名古人所羞而拭以清班之士乃有此失而臣等未及聞知 啓請出仕失風憲之職請 命遞差 上怒曰李拭焉有此事不過欲擊去而故為此辭也朝廷不和人人心不淳則非但有害於國抑亦不利於身宜勿辭仁弘等退待物論諫院 啓曰仁弘等以草野孤蹤遭遇 聖明職居風憲只知奉公盡職而已更無顧籍之念且與李拭無一毫私嫌此豈有心於擊去乎今此引嫌想是為物議所迫耳國家設耳目之官者將使激濁揚清以振紀綱耳若劾一人輒疑

其不和不淳則公論不伸士氣摧沮將無以為國仁弘等請 命出任李拭果有交通內人之謗且有不廉之誚虛實未可知而人言則有之不可仍在其職請 命遞差於是遞拭而出仁弘等流俗皆憚清議以李珥為清議之主故嫉之尤深矣○軍器寺內有池水涌起高可半丈許人皆驚怪○以都承旨李友直 特拜大司憲友直非人望而有清白之操質直之行故物論不作○大司諫李珥以疾乞解章三上而 賜休告不已適 上候微愆乃出謝 恩且請辭諫官處庶司隨分盡職 答曰調理行之勿辭○上將接見日本使臣于勤政殿而故事當用女樂三

司交章請勿用女樂以禮示遠人爭之累日不能得
諫院先止人或尤之李珣曰爲國有漸必先解斯民
之倒懸然後乃可正禮樂豈可先事禮樂乎及於宴
日用女樂備呈妖邪之態鄭澈以待衛兵官見之謂
李珣曰兄爲諫長不能救止乃於正殿作妖鬼之戲
可愧於古人矣○四月 特拜李憲國爲漢城府右
尹憲國以都承旨被憲府劾以不合銀臺之長雖不
蒙 允憲國自知不爲士論所與乃引疾不出 上
以士類分別甄品爲矯激故特陞憲國以抑士論諫
院爭以不當賞拔無人望者以沮公論 上不聽
謹按爵以命德官以任能聖王之治國不過任賢

使能而已今 上則不然士類有人望者必疑矯
激裁抑過中而若其無人望無學識泄泄沓沓者
則優崇褒重超授大官故每有 特命有識憂嘆
而朝廷日卑至於牛童走卒皆有輕侮搢紳之心
舉錯如此人心世道宜乎如水益下而莫之救也
內瞻僉正成渾上疏極言時政得失不避忌諱 上
答曰得聞至論深用嘉焉予雖寡昧敢不佩服政院
請以其疏示大臣有所施行 上答曰疏中論學問
時弊則予當自察但譏議朝廷以爲公卿大臣皆無
其人且欲盡取一國之制而紛更之此則未穩而誠
過亦難施行也政院更 啓以未安之意 上怒曰

纔召一士而來是何若是其多言耶於是憲府玉堂皆上劄論列 上曰示大臣非難事其疏示大臣是時諫院以饑饉荐臻公私匱竭請會三公六卿三司長官于闕庭預講救民之策以此三公會賓廳 上乃命以渾疏示大臣注書持疏而至三公使注書展讀注書大聲讀之六卿環聽或有假睡不聽者矣三公 啓曰草野之士遭遇 聖明盡誠貢忠疏辭無非肝肺之懇請嘉納施行且 祖宗朝以外官兼帶經筵官如崔自濱金湜金安國皆是近例請以成渾依此例以備 顧問 上答曰啓意知道兼經筵事不可創新規後日子當更見矣初渾既受周急之粟

拜官而不能供職謂李珥曰吾欲上疏極諫而去未知如何珥曰兄以山野之士受 恩眷非常當盡言不諱以格 天衷幸而採納則 社稷之福不幸而邁邁則納履還山可以無愧矣渾乃閉戶草疏只與珥商確可言之策因 引見時所問之目首陳大道之要及爲學之功夫陳古今治亂而以用君子用小入爲治亂之機次陳時政得失以賢才不用闕尊顯爲今日之病根請得人才任賢使能次陳生民憔悴之狀請革弊法以救焚拯溺末因 上教言予過失之語極論 袞職之闕切中病根言甚明直渾與珥所見吻合而且措辭或有出於珥者珥意自 上

重渾之名故欲藉渾手冀得感悟 天衷而 上意不喜直言故竟無所益士林摧沮渾曰無乃不上封事為得耶珥曰不然人間不可無這等議論只一讀之亦使人心爽快也大學生有欲以渾疏不被採用事上疏陳列者珥聞之驚曰何等喜事者敢作此論大學生非係國家危亡之事則不可上疏若遇此等事輒爭則是諫官之職也亟令人諭止之時 上見渾疏譏詆朝貴意頗不平而欲不失待士之道故優容答之及政院 啓稟然後乃示 天衷且曰渾疏有如李珥語法矣珥聞之曰所見同故言語亦同假使求士於遐方絕域若意思脗合則其言事必不異

矣况於朋友之間乎是時憲府玉堂皆上劄而諫院獨無言人或疑其避嫌珥曰吾非避嫌也此事只一言明辨而足矣何必三司竝舉反以激惱 宸心乎識者是之○三公六卿三司之長同議獻救民之策大司諫李珥曾語同僚曰去歲西道既歉今春霖雨過度兩麥傷損若又失稔則將坐視餓殍而莫之救矣救民之策必須預講乃 啓請會三公六卿三司長官于闕庭預講救民之策 上許之是日皆會賓廳大臣以 上意不欲有所更張故不敢設救弊之策只請移粟救西道之飢設常平倉納粟補影職凶荒之處量宜限年蠲減貢膳下三道量減水軍之役

罷別瓦署以省浮費而已○大司憲李友直謝病免友直自愧非人望且聞成渾疏中有譏特命例加闕葺之語乃謝病免○是時江原道御史權克智黃海道御史金應南京畿御史洪迪平安道御史李山甫皆入京有所書啓平安黃海最多饑葦京畿次之江原爲最歇矣上軫念飢民故於二月別遣御史暗行民間察民生疾苦及守令賢否至是相繼復命○軍器寺池水旣涌而且江界有夜明之變夜色如月人影落地人皆驚怪○吏曹判書朴大立謝病免以李山海爲吏曹判書○掌令鄭仁弘以覲親歸鄉仁弘在憲府以風裁整物百僚振肅至於市中商賈皆不敢以禁物見於外有一武夫自鄉入京謂人曰鄭仁弘掌令其狀如何其威稜遠播外方如兵水使守令輩莫不恐懼戒慎眞丈夫也李珥聞之笑曰德遠字弘作憲官人多忌嫉而此武夫乃敢稱譽渠是丈夫也至是以覲親歸鄉城中放縱者皆喜乃敢息肩云但仁弘氣輕而量狹處事或不免躁擾珥每貽書勸戒曰大事當振奮小事或可略也衆怨朋興則時事尤不可爲矣仁弘疑珥過柔謂安敏學曰叔獻非剛毅做事底人敏學告珥珥笑曰我當爲德遠之韋德遠當爲我之弦我與德遠合一則豈不做事乎是時清名之士成渾李珥柳成龍李潑金宇顯鄭

賈皆不敢以禁物見於外有一武夫自鄉入京謂人曰鄭仁弘掌令其狀如何其威稜遠播外方如兵水使守令輩莫不恐懼戒慎眞丈夫也李珥聞之笑曰德遠字弘作憲官人多忌嫉而此武夫乃敢稱譽渠是丈夫也至是以覲親歸鄉城中放縱者皆喜乃敢息肩云但仁弘氣輕而量狹處事或不免躁擾珥每貽書勸戒曰大事當振奮小事或可略也衆怨朋興則時事尤不可爲矣仁弘疑珥過柔謂安敏學曰叔獻非剛毅做事底人敏學告珥珥笑曰我當爲德遠之韋德遠當爲我之弦我與德遠合一則豈不做事乎是時清名之士成渾李珥柳成龍李潑金宇顯鄭

仁弘聚城中而上意不信向士類故時事無進步之勢柳成龍問珥曰頃日闕庭之議公以為非根本長策云如何是根本長策珥曰上格君心下清朝廷是根本長策宸心輕士類而喜流俗時事豈有可治之望乎○李山海謝病不出李珥往問之曰公受國厚恩當此國勢危急之時當盡職以報君恩何為引疾以孤士望乎山海曰冢宰是一國重任我何以當之珥曰然則誰可當者一品以上皆是闕葺充斥如公幸拜此職甚慙士望公何強辭且公既在六卿之列必不能休官則惟吏曹合於公才他職則恐不能盡職如戶部刑曹非公才可辦吏曹則公

必不循私請大張公道矣此豈小補乎近來政事溷濁願公勉出一洗舊染之習山海笑曰公何以細知吾才乎公言甚切我當更思不久而山海出視事為政不用請託門庭冷落如寒士家珥聞之曰汝受為政甚強人意可以救得世道矣○五月兩司駁刑曹判書尹毅中不允尹毅中久在清班致位亞卿而頗以貪鄙見棄於清議至是秋卿有闕上命大臣薦嘉善可陞者吏曹郎以上命問于三公領相朴淳則薦金繼輝鄭芝衍左相盧守慎右相姜士尙則薦尹毅中朴謹元吏曹判書李山海病不參政參判鄭琢曰當以領相之薦首擬正郎李純仁固爭之曰

兩相俱薦爲重乃以尹毅中首擬朴謹元次之繼輝
芝衍又次之爲四望毅中既有貪名而謹元亦輕巧
甚爲士類所賤且於 仁聖王后之喪謹元爲守
陵官懷戀妻妾至發心疾以至於遞人皆以爲託病
二人參陞擢之望而毅中受 點於是物議譁然貪
夫受獎拔無以激濁揚清云毅中是李潑之舅也李
珥將劾之成渾曰兄與李潑甚密當告以將劾之意
珥曰豈可對其甥言舅之失乎大司憲鄭芝衍聞珥
將劾毅中乃曰叔獻獨憂時事爲國任怨吾輩豈可
不助之乎於是兩司俱發院 啓曰善惡無別舉錯
失宜則雖堯舜在上不能爲治矣尹毅中以不廉致

富素爲清議所鄙若陞此人則導一世以征利也大
臣當此 疇咨之時不能薦賢而只觀資歷久近而
薦之物情皆憤請 命改正且朴謹元曾託疾規避
守 陵官用心無狀而銓曹近日連擬清要之望至
欲陞擢至爲非矣請 命推考 上只命推吏曹而
不允改正之啓憲府之 啓則僅成平平言語而已
以此時人皆以珥爲主張攻毅中矣先是銓曹有問
珥以朴謹元可用與否者珥曰謹元雖欲自附士類
而其爲人卑賤譎詐不可用也屢問而屢對如此一
日吏參有闕無可擬望者佐郎金瞻貽書于金宇顥
曰吏參備望無人朴也雖非士望亦無大段過惡備

諸未望何如願質于李大諫時柳夢鶴在宇顥座力
勸宇顥以書問珥而多陳謹元可用之狀蓋夢鶴心
取謹元故也珥以自非銓官而過人前程爲嫌乃答
曰若如來示則備望無妨瞻得其說乃連擬清要之
望不知者多以珥爲薦謹元矣謹元旣參顯望輿情
甚怒或有尤珥者矣至是珥因衆怒駁正而金瞻甚
不平語人曰大諫自薦而乃自駁乎時李潑負重望
故時輩多欲附潑言官論毅中不力珥笑曰憚景涵
字潑而能力攻尹者非知景涵者也正言宋言慎尤
欲庇護毅中矣珥於經席 啓曰今日急務在於激
濁揚清以正士習以毅中之不廉而超擢之則是勸

士以貪也士習何由可正乎士習不正則上下征利
國非其國矣一人之進退雖似不重而終至於一世
征利則非細故也願從公論速下 俞音 上曰毅
中不廉之實狀其能目覩乎大臣薦之何敢不用珥
曰他人一家之事寧有目覩者乎只是毅中以不廉
見鄙於清論已久有口者皆言之豈一一虛傳乎大
臣非有心於薦賢也只觀資歷之久而汎然薦之殊
非公論矣近來弊習在廷之臣多營己私不念國事
此習不革則世道日敗 殿下當獎拔清白抑退貪
汚而乃擢陞毅中則舉錯失宜人心豈服乎 上曰
恐不廉之說出於虛傳也若實不廉則何可超授乎

上顧領相朴淳曰毅中果是不廉乎淳默然良久曰虛實未可知但公論如此不可不從淳意毅中非所自薦故措辭不明珥退謂淳曰相公之言何以不明快乎淳曰上若問曰何故知其不廉而薦之乎云爾則我無仰答之言故不能明言耳宋言慎被李浩薦用故欲附於浩一日啓曰毅中立朝三十餘年長在清班別無點污此非齷齪求富者而年衰志怠昧於在得之戒則或有之請命改正珥見其啓辭笑曰此乃薦章非論劾也如此陳說而望回天聽乎時憲府已停啓故珥亦停啓而貽書于言慎曰君論尹之章有稱美之辭士論頗非笑之臺諫

體貌必須自處言慎聞而怒之乃詣闕避嫌而其言多悖亂不倫專欲營救毅中而抑沮兩司至陰斥以構成不根排擯異己做出人不德等語聞者驚愕諫院啓遞言慎而憲府請罷言慎上不允是時流俗位高者自附東人多指珥爲陰助西人故言慎欲附東人乃作此舉得罪於士類矣○命賜成渾米菽時渾寓都下乏食上問于政院曰成渾受祿否政院對曰未肅拜故不能受祿耳上曰聞成渾窘乏更欲周急何如政院對曰如此則誠得待賢之道矣臣等不勝感激上乃命戶曹給米菽渾再疏請辭上不許辭乃封置米菽不敢用李珥見渾曰此

事不待人言特發於天衷是好善之心藹然開端處也理當承順將養不可固辭激惱上心以杜塞善端也此豈爲浩原一身計哉渾終以爲未安矣渾病臥城中上欲引見而不能進欲歸而亦不得進退俱難一日李珣白上曰我國人心素輕每有一事必朋興進言故自上以爲騷擾而莫之肯從此固然矣但事之可否須當審處不可以衆言爲是而必從亦不可以衆言爲擾而必不從也若可爲之事以衆言之故不從則國事何由可正乎頃者成渾之疏自上不示大臣而政院憲府玉堂紛起爭之此亦牽於時習也且近日入侍之人每稱成渾不已成

渾雖善人人皆稱之則厥心亦不安矣臣見其疏別無大過之言但草野之人只知直截而不同互故無有隱諱自上亦必知其貢忠而稍加裁抑者欲以安朝著之心耳上曰成渾之疏與大司諫之疏同矣珣對曰平日意思同故議論亦同矣上曰渾尙病耶珣曰真是痼疾若自上特用而處分異常則下人難測淵衷矣若循常授職則決無可堪之任不如褒美而遣歸以全待士之義也上曰雖欲用之豈可一見便決乎予將更見矣○吏曹以金孝元擬司諫望上曰致朝廷不靖者皆非也金孝元只可備庶官郎僚足矣何可擬於司諫望乎於是士

類多不安李潑問李珣曰玉堂欲上劄子論此事未知何如珣曰此事只可大臣陳 啓年少士類不可輕有所言益致 上疑珣見朴淳曰當今士類不能協和者以東西之說尙未消釋故也今當洗滌東西但觀才器之如何而用之可也金孝元才氣可用而上意不欲擬於清職之望苟如是則東西尙有形迹非計之得也大臣當有所言後數日 經席淳進 啓曰東西之說乃閭巷雜談朝廷當不置齒牙間也豈可以此廢棄可用之人乎金孝元才氣可用棄之可惜近日東西之說尙未盡消故被駁者及置散者皆以東西爲口實今若不用孝元則藉口者尤衆矣

上曰雖不用孝元豈無可用之人乎珣曰一人之用舍雖非大關而但東西之說未消則士類相顧疑忌無有妥帖時也自 上必須洗盡東西使無毫髮痕迹可也孝元若無才氣則棄之何惜今者孝元之才可用而乃牽於東西之說不用則甚爲士類不安之根本矣副提學柳成龍修撰韓孝純亦反覆陳達孝元可用之狀玉堂至於劄論而 上終不釋然也○黃海道旱災無異去年民又阻飢新監司安容將赴任 上問大臣曰黃海又歉安容非蘇殘撫民之才予欲遞之而擇遣可堪者何如大臣曰 上教當矣乃 命遞容 命吏曹勿論近侍擬望崔滉以左副

承旨拜黃海監司滉稍有才氣故 上欲委以荒政
滉見李珥問曰 上不知滉不才委以重任西道列
邑無粟可賑問于戶曹則京倉之米菽亦垂罄計將
安出滉欲請京倉米菽數萬石移于黃海未知如何
珥曰監司未聞出憂民之言而兄獨憂之此 上所
以委寄也京倉米菽不優戶曹必不給數萬石雖得
一萬石可活若干飢民猶愈於不請也滉 啓請移
京倉米 上引見問以救民之策以其言下于戶曹
戶曹只給米一萬石矣○左議政盧守慎辭以疾
上遣醫問疾賜當藥不允其辭守慎遇災害別無建
白之策日與雜客飲酒不念國事士類多非笑者守

慎乃謝病不出是時旱勢甚熾歲又將凶歉而平安
黃海二道尤甚 上御經席謂侍臣曰凶歉如此西
道尤甚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則計將安出朴淳
曰須預蓄財力以救之李珥曰若不變通弊法以濟
艱難而只欲移粟活民則粟亦已乏無可移者矣國
勢如此岌岌自 上須思變通之策凡經費之需亦
當裁減 上曰用度別無增加只遵舊規而猶不足
奈何珥曰 祖宗朝稅入甚多今則連歲不登稅入
甚少而經費猶遵舊規安得不乏稅入似當酌宜加
定以裕國用而民生甚困勢不可加必須先解積苦
以悅民心然後收稅始可得中矣我國貢案不度民

戶殘盛田結多少而胡亂分定且非土產故防納之徒得以牟利而齊民困苦今須改定貢案量其民戶田結均敷平定而使之必貢土產則民解積苦矣柳成龍曰此事汲汲可爲也珥曰必須得人然後乃可救弊不得其人則勢必無成矣且生民休戚係於守令守令勤怠係於監司監司數易故皆苟經歲月莫肯畱心於政事循例往來閒有盡職者亦未及施爲須以大邑爲營使監司兼宰其邑率眷往釐委任責成使之久居其職而別擇廷臣有制治之才可堪公輔者授之則必有其效矣 上曰無乃久任有專擅招權之失乎珥曰此則在人如此之人豈合擇遣乎

在下一本有其

上曰我國州縣甚多守令不能精擇予欲併省之未知何如羣臣皆對曰 上教甚當矣若併省極殘之邑附于他邑則民役甚寬矣 上曰沿革之事勢難輕舉予欲不去其名而只以一邑之宰兼治數三邑未知如何淳曰 祖宗朝頻有沿革此非重難之事也是時國儲已罄明年則無救荒之策其憂莫大而上下無所猷爲李珥深悶之乃與同僚商議上劄請變通弊法改定貢案併省州縣久任監司且請用賢以作人才修己以清治本去私朋以和朝廷 上答曰省劄良用嘉焉舊法之變似難輕爲然當議大臣處之乃下于大臣而以盧守慎不出故不能會議

謹按大臣受國厚恩義當忘身循國盧守慎身居
台鼎 恩眷異常倚仗甚重而無一救時之策日
飲無何及被識者譏誚則翻然引疾見國事危急
災害竝至而無毫髮憂念真可謂負乘者矣

以金繼輝爲奏請使時 宗系之改雖被 聖旨添
入會典而至今未蒙頒降時會典纂修垂畢李珥恍
慨語人曰匹夫受誣尙能伸雪安有 國君受誣二
百年而不伸者乎此由使价不得其人故也乃與同
僚議 啓曰主辱臣死 宗系受誣 列聖之辱大
矣奏請之使當以至誠感動 天庭事成則還國不
成則爲埋骨燕山之計然後庶可成事矣請別擇專

對之才 上允之朝議多以爲李珥可遣朴淳李山
海皆曰叔獻不可一日去朝宜思其次乃以繼輝爲
使繼輝自請以高敬命爲書狀官崔崑爲質正官
上許之○大提學金貴榮懇辭文衡之任 上問于
大臣大臣以爲可遞乃 命遞貴榮文學不足而久
典文衡時人竊笑至是乃遞後以 上旨更仍任○
六月盧守慎辭疾不已 上累賜不允批答一日鄭
澈製進其略曰大臣無可去之義而有必退之志則
不過苟焉謀身以負國也自卿爰立之日衆喜得人
皆以爲至治朝夕可見而式至于今蔑乎無聞此何
獨寡人之恥也正宜君臣相誓飭躬補過之不暇尙

安忍懷私計而忽大義乎於是議者皆曰此 批答
近於論劾澈時爲年少士類所忌乘此排擊者蜂起
憲府請推治澈罪曰有迫促輕蔑之意不類 王言
之體而且優待大臣之禮自此墜落矣澈因此尤不
樂居朝矣獨安敏學曰彼雖不合 批答之製實是
公論也未幾 上手教諭守慎其略曰自古國家興
衰治亂其道非一而惟在乎用人而已用人之中相
臣爲尤重苟相臣其人也雖有闕德之主而能成一
代之治如其非人也雖有願治之君而或削弱滋甚
焉甚矣相臣之重也惟卿山川間氣星斗文章學傳
伊洛之脈道爲儒林之宗黃閣十年隱然有喬嶽之

功九鼎之勢以予之不穀致今日得免於顛沛者是
誰之使然也昔在瘴海沈淪于外天其或者動心增
益出爲大用逮予叨承爰立台輔是天以卿授予也
方切仰成之際遽見求退之章以予涼薄過舉日彰
是以賢相棄我而去也忸怩不安若無所容卿以予
爲不足爲乎如以爲有過也明以誨之予將安意以
承卿不可退有後言也略諭予意是皆出自肺腑卿
豈不有動於中也方夏溽暑善爲攝理出而就仕是
予之望守慎承 教感涕未幾出而視事○吏曹判
書李山海以母喪去位山海門不受私謁除拜一循
公道士論翕然稱善不意喪母去位以金貴榮代之

災一作以火
氣一作華

請謁之輩彈冠而起貴榮之門全集如市時人嘆恨之○特拜大司諫李珣為司憲府大司憲○七月咸鏡道 智陵被人燒災事聞 上問于大臣大臣以為 上下當變素服三日百官則變服于本司李珣語人曰 智陵是 君王之祖於百官無服變素服似過矣朴淳亦以為然而事已往不及改正矣○大司憲李珣因入侍 經席白 上曰凡人各有所能如李山海平時任職居官無以踰人及為銓判盡心厥職除授一從公論請託一切不行門庭冷落如寒士家只以聞見善士以清仕路為心若如此數年則人心世道庶幾可變矣 上曰山海有才氣而無

矜能底意思予嘗以為有德之人也 上問珣曰成渾尙病乎珣對以尙不離疾 上曰予安知至今有病乎遂遣醫問疾命賜以當藥珣白 上曰自古為國若至中葉則必狃安而漸衰其時有賢主作為振起興奮迂續天命然後歷年縣遠我 國家傳至二百餘年今已中衰此正迂續天命之秋也 殿下歷觀前古人君如 殿下者甚鮮 殿下寡欲清修愛民好士此正有為之主也今日不能奮興則更無可望之日矣世降俗末人心解弛頃者有旱災時稍知憂懼而今則得雨之後遽爾恬嬉有如太平之時此小臣所深憂也流俗之論皆以施設為喜事因循為

安靖小臣非欲騷擾也只是積弊痼疾不可不救正故也若如俗論則不改一弊坐而待亡而已畢竟何能保存乎願 殿下恒存有爲之志漸興善政以無失士望以濟赤子也 上曰自古人君豈欲坐而待亡乎只是不能爲耳○大臣會議以弘文館上疏司諫院劄子所建白改貢案併州縣久任監司三事入啓請施行 上答曰 祖宗之法不可輕改姑置勿舉時人方望此舉而竟不蒙 允皆大失望翌日朴淳更以此事 啓達請行 上命戶曹納前朝貢案時人猶有庶幾之望矣○兩司請罷青陽君沈義謙上不允時李珥立朝與一二士類欲扶持國勢以回

世道而鄭仁弘剛直而量狹計慮不能周徧嫉惡如讎旣論劾禹性傳李敬中之後時輩疑珥主論而抑東扶西多有不平者李潑素嫉沈義謙必欲聲罪擊去之時輩多不知珥而獨李潑金宇顒尊信之時有流言稱義謙於今 上宅宗之時潛緣宮禁希起復之望欲以專擅權勢其言不近情理而士類皆憤激鄭仁弘尤憤曰義不可與此賊同朝成渾李珥曰此事不近情理非可信之說而義謙於今日無異孤雛腐鼠置之一邊亦可爲國事今若論劾則人情疑惑惹起不靖之端矣何必無事生事乎潑意不快乃見仁弘贊其決仁弘議于宇顒宇顒亦止之曰恐惹起

爭端沮敗好意思也仁弘不聽而欲并論鄭澈字顥
潑力止曰若論季涵則大憲必不從而角立矣季涵
決不可論也仁弘見珥力勸論義謙珥不從仁弘忼
慨不已欲棄官而歸潑見珥曰時輩不能深信令公
者恐公牽情不捨義謙故也公今棄絕此人則一時
士類皆信服公心而西邊善士漸可收用有保合之
勢矣且不論此人則德遠將棄官而去矣豈不可惜
乎珥曰吾將思之珥謂成渾曰今日無端欲論義謙
甚非事宜但時輩本疑珥黨西而今者鄭德遠以論
此事不合棄去則時輩必以此爲赤幟顯然攻珥矣
珥去而士類盡散則國事尤敗矣今日之勢須從衆

議渾嘆曰不有景涵誰主此論不有德遠誰決此論
可謂平地起風波矣金宇顥謂珥曰論劾非宜若以
一劄論其爲人則何如珥曰劄子須多言句今此事
有何說而能陳列成劄乎宇顥曰劄子勝於論 啓
矣珥意亦然之一日憲府齊坐鄭仁弘發義謙事欲
論罷珥曰上劄子論其爲人何如仁弘曰不如論罷
之爲明正也珥曰此事必須 啓辭得中若稍過激
則必有蔓延之患且起復事當置之疑信之間不可
入於 啓辭中也僚議皆從之珥乃口占 啓辭曰
青陽君沈義謙曾以外戚久執國論貪權樂勢積失
士類之心近年以來朝論渙散不能保合者實此人

所致公議不平久而益甚而迄未蒙顯斥故好惡不明人心疑惑請命罷職以明好惡鎮靖人心且謂仁弘曰後日啓辭必依此說不可追增語句以起人惑仁弘口諾而心不然之憲府既發而明日諫院亦發弘文館亦上劄請從公論上不允○八月大司憲李珣執義南彥經持平柳夢井以言事見忤時輩被劾而遞珣之論義謙也約同僚使無延及之患而翌日仁弘啓辭稍過激而且有援附士類以助聲勢等語上問曰士類何人也仁弘請議于同僚以啓上曰既爲啓辭則自當知之其速爲回啓仁弘遽對曰所謂士類者義謙與尹斗壽尹根壽鄭

澈等諸人相爲締結以爲聲勢窺覘形勢云云珣見此啓謂仁弘曰鄭季涵非義謙黨也年前士類議論過激故季涵以士論爲過果有不平之言此非爲義謙也季涵是介士也若以爲締結義謙以助聲勢則冤枉極矣且珣年前上疏贊澈之爲人矣今在憲府斥澈爲義謙之黨則珣乃反覆無狀之人也君須避嫌爲澈分疏然後珣可供職不然則珣當辭避矣仁弘甚難之相爭移晷仁弘乃屈意從珣詣闕避嫌曰鄭澈雖與義謙情分甚厚不至如尹斗壽等私相締結而臣乃以爲義謙之私黨其失實甚矣請命遞臣職答曰勿辭仁弘退待物論珣與同僚當處

置仁弘而適南彥經以他事引嫌不出獨掌命權克智持平洪汝諄柳夢井參論珥曰鄭澈與義謙雖曰情厚其氣味心事則迥然不同仁弘只是倉卒間回啓失實非有私意當以此請出任矣克智汝諄曰澈與義謙情既厚矣且義謙失志之後澈常懷憤懣多發不平之言安得謂之氣味心事迥然不同乎夢井曰我不知澈只聞人言他人可信孰如令公者乎我則當從令公矣於是克智汝諄先避嫌曰臣等與鄭澈未曾相識其心術隱微處則有不可知者但澈平日與義謙交厚而自義謙失志之後常懷不平之意辭氣多發於憤激則其與義謙相密據此可知掌令

鄭仁弘直據所聞仰答 下問之辭初無大段所失故臣等欲以此意 啓請出任而同僚或以爲澈之心事與義謙迥然不同以仁弘所 啓爲失實而反請出任云其請出任雖同而其意則異勢難苟同請命遞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珥與夢井亦避嫌曰鄭澈與沈義謙雖曰情厚而澈是剛直介潔之士也其氣味心事與義謙迥然不同本非私黨也但澈之爲人容量狹隘與人寔合不肯苟從衆議士類之攻義謙也澈疑士論過激故屢發不平之語實非爲義謙也士類不能知澈之心則見其形迹而疑之者亦人情之所不免也鄭仁弘旣不知澈又不能

深察曲折倉卒回 啓以澈爲締結義謙有若私黨者然言雖過乎實而其情則只是直據所聞而已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也欲以此 啓請出仕而權克智洪汝諄固執以爲澈之心事有不可知者不從臣等之議各守所見終未歸一不能處置同僚勢難在職請 命遞臣等之職 答曰澈若交結則其心可知矣人臣何敢乃爾可勿辭退待物論是日諫院將處置憲府而論議不一大司諫李堅司諫鄭士偉正言姜應聖鄭淑男則欲并請出仕而獻納成沫則欲并請遞差姜應聖詣闕不待僚議歸一而先請南彥經出仕明日各以所見皆避嫌而泳拮撫憲府過失

辭意甚不好諫院皆退待而玉堂處置兩司皆請出仕而以姜應聖之處置違格成沫之掇拾過失期於必遞爲不可請遞兩人之職明日之政李準爲獻納尹承勳爲正言時輩深惡鄭澈恐李珥引入要路方欲擊去承勳承望時輩風旨欲因事趨附議于同僚曰李珥南彥經柳夢井皆救解鄭澈不可在職當論遞也同僚不從遂各避嫌而承勳之 啓曰凡論事之際是非不可不明公論不可不伸也大司憲李珥等以鄭澈爲雖與沈義謙情厚而其氣味心事迥然不同夫人之取友必志同氣合然後最相親密既曰情厚則其氣味心事豈有迥然不同之理乎此則救

解鄭澈不得爲此不成說話也南彥經不辨是非含糊兩可玉堂處置只慮騷擾之患亦無直截之論反貽言官苟且之習其可乎哉論澈一事雖與主論之人輕重差殊而是非相混公論之激有不可遏此而不正則誠恐臺諫風采自此掃地而人心解體士氣未伸故臣欲論遞李珣等而同僚不從決不可苟同請 命遞臣職 答曰爾言妄矣澈若交結則是人臣失節處也頃日憲府之來避也教之云云者良以此也第未詳其虛實耳論人本心亦各有見昔賢之於知人也其所見亦各不同惟在時君所見如何而已李珣等之見又一道也以此角立必欲擊去之汝

何人哉其勿辭承勳退待而諫院亦全數避嫌以承勳之議不同勢難相容請 命遞職 答曰勿辭皆退待而憲府亦全數避嫌而李珣等之 啓辭曰臣等以論鄭澈一事大被尹承勳所詆斥知人甚難論人固不易矣但承勳所謂情厚則心事必同者此則大不然昔者韓愈之於柳宗元司馬光之於王安石蘇軾之於章惇語其情厚則無異兄弟論其心事則有若燕越豈可以爲情厚則心事必同乎况今鄭澈是狷介寡合之士也與沈義謙情密不至如上數子而其心事則迥別方義謙之得志也素無黨比之迹及義謙失勢之後其所不平者以士論過激竝疑朋

儕故耳豈區區爲一義謙者乎臣等雖無狀乃 殿
下之臣子也 天日照臨安敢曲護一澈而仰欺
君父乎近來論劾人物者例必波及朋儕故每劾一
人舉朝騷擾殊乏忠厚安靖氣像此非盛代之所宜
有也臣等所劾止於義謙而已其論澈心事雖或不
同無甚大關少無角立之理而議論紛紜迄未寧息
此由臣等平日言行不能見信於人被人輕侮故也
勢難鎮定不可在職請 命遞臣等之職 答曰昨
見承勳啓辭是必輕薄者故予責之卿等可速就職
但當盡心供職惟公而已且略諭予意夫正也邪也
黜罪數三臣在人君一號令之間耳然自前上章論

之或近臣進言於榻下者予皆不答此必予有其意
矣至於近日卿等之請罷也則曰待之以其道而已
於玉堂之劄論也則曰爾等自察身事而已有以鄭
澈亦結爲言則曰若交結則是失節處何敢乃爾或
又深攻澈心而竝及論者則責之曰爾言妄矣此皆
予有其意矣夫青陽一人何必罷也遵予速退之教
不亦可乎宜知悉於是兩司皆引嫌退待矣時公論
皆以承勳趨合時論爲不韙雖兒童走卒莫不以承
勳爲當遞而惟時輩深嫉鄭澈若遞承勳則恐澈歸
於無過之地玉堂之論至欲獨存承勳而盡遞兩司
典翰李潑應教金字顯亦依違不辨是非如柳夢鶴

魚雲海輩皆不知承勳之當遞玉堂上劄只慮騷擾之弊而不分是非請竝出兩司 上怪之答曰劄論誤矣含糊二字可用於此劄矣承勳當遞不當出然姑從之識者見玉堂之劄莫不駭異之李珥語人曰時論之偏我力不能匡救而時輩視我與尹承勳一般則我何以能爲國事乎且三司皆無公論我不可無言寧得罪於時輩不可使 君上終不聞直言也乃詣闕將避嫌而承勳先 啓曰論澈一事非尋常論議之比曰是曰非賢否判焉所爭雖小所關甚大李珥等之言是則鄭仁弘之言非也豈可不辨是非置諸疑信之間使國論未定衆心不服哉臣愚妄見

已陳於前而今見李珥等 啓辭則至舉古昔賢者而比之臣之惑滋甚而 聖明未燭微衷臣何敢冒昧而出以玷名器乎請 命遞臣職 上答曰衆心之服與不服豈在於論澈之淺深李珥等之引古人者舉此以明彼非比之於韓馬等輩也人君之警責亦發其病而藥之其意在於陶甄也爾可就職毋爲輕浮惟公惟慎盡心供職勿辭李珥等避嫌 啓曰臣等伏見玉堂劄論不辨是非而只慮騷擾故其言糊塗主意難見不成模樣如是而能底鎮定者未之聞也大抵鄭澈剛褊狹隘不能容物不度事理之中而疑士論之過激屢形於辭色士類亦不深究澈之

心事而詆斥過實如使澈也虛心反己而無所怨尤
 士類無泥於迹而徐察其心則和平之福可冀而保
 合之計可行也今乃不然士類之疑澈愈甚而澈之
 不平愈深加以造言生事者交構兩間使之展轉阻
 隔乃至於此澈固不是而指澈為黨於美謙者亦不
 得為公論矣彼尹承勳有何識見不過承望士類之
 風旨為趨附之計耳今雖 命遞承勳士論既如此
 則將必有繼起者矣兩司豈有寧靖之時乎不如
 命遞臣等以一士論之為愈也以不關之事紛紜辭
 避累日不定有同兒戲大傷國體此豈臣等所欲哉
 勢有所不免耳臣等惶慄羞愧誠無以舉顏於 聖

朝矣請速

命遞臣等之職

答曰承勳之論固不

是卿等不足與之相較可速就職勿辭於是兩司皆
 避嫌退待物論而諫院則指斥珥等救解鄭澈太過
 矣玉堂上劄請竝出兩司而只遞尹承勳及李珥等
 三人 上答曰李珥等別無所失決不可遞蓋時輩
 以珥語觸忌不避故請遞矣兩司出仕而玉堂更劄
 請遞珥等 上不從諫院 啓曰尹承勳前後 啓
 辭直達所懷言甚剴切深得言事之體李珥等既被
 其論則所當引咎退待物議之如何而敢於辭避之
 際反加詆斥至曰承望趨附其輕侮言官甚矣請亟
 命竝遞 上答曰承勳之心術自呈露於初避之啓

予不加威怒者固出於寬弘之度身為臺憲之臣顧不可斥而論之耶玉堂竝出之劄含糊叵測不成文理儒生羣聚其論敢如此是國家之所羞也昨又至欲遞忠直之臣予用駭愕予豈可不辨是非一出一逸徒為點頭為書生所弄也哉人君之為國惟理而已今請遞憲長等是何理耶雖越月論啓豈有可遞之理乎憲府亦請遞珥等上不允弘文館專數待罪啓曰伏見答諫院之教臣等慙惶悚慄若無所容竊念近日朝論只欲請罪義謙以靖人心至於鄭澈則偶發於清問之下初非有攻擊之意也而臺閣議論紛紜迄未寧靜氣象不好誠可嘆息夫承

勳之欲遞李珥等固有喜事輕銳之病而至於心術則有不可以逆臆者李珥等之論雖出於公心而物情或不能平若遞彼出此則恐不足以鎮服物議臣等之啓請兩出者誠迫於不得已也至於紛拏角立勢不兩全而李珥之指斥承勳亦有逆採過疑之失愈不足以服人心故不得不竝請遞之欲以鎮定羣情而已是豈臣等之所欲哉臣等待罪帷幄當事懵昧旨意不自取疑於君父為清朝羞恥此實臣等之罪誠無顏面可居論思之地乞賜罷斥上答曰觀此啓辭曰初非有攻擊之意曰氣象不好誠可嘆息曰喜事輕銳此言是矣然則只遞承勳以為

鎮定之計則彼承勳亦當囿於人君度量之中警惕其心他日未必不爲忠信宏厚之人矣未知何故竝遞李珣等使不得爲國事耶李珣等之遞予未知更有何益耶雖欲不起予疑其可得乎此予所以教之云云者也然此必出於偶然可勿辭盡職惟公憲府又啓曰 殿下於李珣等不以人言有所撓貳之意則至矣其於玉堂諫院則嚴加峻責多未安之教大有所損於優容納言之道非但難以鎮服人心反使珣等進退維谷而無以爲地也臺諫少有人言則不得仍在其職已成格例請亟 命遞差 上答曰鄭澈之淺深姑舍是可也而敢爲自是已見擊去

李珣等是誠何心哉忠直之臣爲輕躁者所擊去而予若不發其肺肝明諭而責之惟頷之而已則是所謂昏君亦非爾等之所願也臺諫少有人言則不得仍在其職云是亦有不然者所謂人言惟觀於理如何耳言苟非理也雖百人攻之豈不可仍在其職乎且引格例爲言格例有何理耶爾等爲今之計莫如速請出李珣等與之同寅協力盡心國事此實良策也不然必起予疑將有不好事其慎之憲府又啓曰保合士類共濟國事是臣等本意故與李珣等竝出相容而自尹承勳論辨是非之後互相辭避展轉至此珣等指斥承勳太過以激物情則臣等之請遞

固出於不得已也此豈自是己見強欲擊去之意乎
臺官被論勢難在職請加三思亟命竝遞上乃
命遞李珣等而鄭芝衍拜大憲矣時新昌縣監闕
上特命尹承勳爲新昌縣監時上見超卓一時士
類皆不及矣珣既遞大憲公論甚以時輩爲過安敏
學大言曰尹承勳是何等么麼人乃敢攻士類乎珣
見儕輩皆無識見殊鬱鬱不樂金字題李潑等皆愧
謝珣珣謂成渾曰以直截之義言之則時輩視珣與
尹承勳等可以退去矣渾曰時輩皆愧謝而且實無
攻兄之心何可輕退乎珣曰東西之爭至今未息我
意則欲打破東西保合士類而時輩則自是己見寧

誤國事必欲東勝肅夫景涵輩則依違兩間欲不拂
於時輩而又不負珣可謂勞矣我若退去則時事尤
潰裂故隱忍不去耳尹承勳既補外諫院欲請畱適
鄭仁弘於經席斥承勳之非故諫院不敢發後日
珣因入侍白上曰頃日以小臣不能慎言之故自
上答三司之語多有未安者似若輕視三司小臣之
受警責乃安於心耳臣性愚直不能審察人情物態
惟任情發言承勳之言有如迎合時論故率爾指斥
而言之到今物議不平想是臣言不中耳承勳之言
固失矣但是非閒言事之臣不可折之太過而自
上特命補外人君之威不特雷霆此事傳之四方則

聞者不知曲折但以爲因言事獲譴則恐直言之士有所囁嚅也 上曰前日之教非爲卿也只據事理而言耳如承勳年少者暫出治民有何所傷若以予爲不能得事理之當則是也但以出承勳爲非則亦非的論也雖言事者若所言不是則豈可不斥乎正言鄭淑男進曰李珥之言眞出於公心承勳之出物情果以爲未安耳 上曰言及之故予乃明言矣承勳不必出外而由諫院啓辭崇長太過以爲言甚剴切云云予若不加抑制則恐異論又起故命補外以鎮物情耳時柳夢鶴金宇顒李嶸見珥論近事夢鶴曰尹承勳趨附之情不可逆探公言過也且彼方攻

公而公亦指斥不避嫌矣李嶸曰承勳趨附之狀若灰心滅智則不能見矣若稍思量則寧有不見之理乎如此趨附之人士類不以爲非而反助其勢以攻君子是何道理珥曰承勳決是趨附時論若三司有言其非者則我不可不言今三司皆加獎拔則一國無公論矣我亦言官何敢不言且爲國事避嫌亦難昔尹穡方攻張浚而浚指穡爲姦邪浚亦非耶夢鶴分辯多言宇顒則有慙色不言珥曰是何預於國事紛紜至此乎宇顒曰時輩則以此爲國事耳方三司攻珥也朴淳嘆曰年少輩識見不高如叔獻可作儒林宗匠時輩當聽命而乃以不關之事爭辨至此置國

事於度外可謂逐鹿而不見泰山也淳欲勸安敏學使止鄭仁弘不更論 啓而敏學曰吾以德遠爲山林學者以今觀之乃怪鬼輩也遂不往見矣李堅爲大司諫人有問者曰何以必遞李大憲乎堅曰我則不知矣僚議甚激我則不知矣聞者笑之○僉知中樞府事鄭澈棄官歸鄉澈自時輩起張世良之獄心常不平屢形於辭氣且喜飲酒醉後之談多短時輩時輩尤疑之一日與李潑乘醉相詬詈交道遂絕至是時論詆斥故乃歸鄉李珥出別于江上勉以操存止酒澈極言李潑之心不可信珥曰君見偏矣景涵識見不明而其心良善矣澈搖首曰未也未也如鄭

德遠則其心公矣雖論我遠竄若遇諸路則我當酌一杯同飲矣澈又曰時輩全不識我若時輩皆敗則我豈不盡力相救乎時輩全不識我矣澈大歸而朋友無追別者達官中獨珥與李海壽坐餞席海壽寡言珥戲曰季涵之剛介文之以大仲海壽字言語則無往不達矣珥每謂人曰季涵剛潔忠義之士也其病只在狹隘而已其人終不可棄也時輩多不然之一日 上謂侍臣曰鄭澈予不知其爲人但曾爲承旨時略觀其所爲乃介潔之人而盡心國事者也且顧朴淳曰予以澈有才氣領相知之耶淳曰澈果有才氣矣 上曰予觀其狹隘以爲必與人多不合果然

矣若以澈爲小人則渠必不服矣淳曰 殿下知澈深矣知人每如此則一時士類孰不心服乎○ 命成澤入侍經筵澤三上疏固辭不 允○掌令鄭仁弘受假歸鄉仁弘有直氣而無容量處事失於不周詳士論或不推許仁弘不自安遂歸安敏學語人曰當今東人主國論不問人物邪正賢愚而只以非斥沈義謙者爲君子以稍救沈義謙者爲小人故乘時附託者有如蝟起當此之時鄭德遠以山林之士儀于 王庭負一時清望而乃不務遠大經國之猷而汲汲出力以助東人之勢其有功於東人大矣名望必益盛矣其爲隱逸之羞則大矣德遠真可惜哉李

珥曰德遠剛直而計慮不周學識不明譬之用兵可用以爲突擊將矣○以李珥爲大司諫○九月左議政盧守慎以母喪去位○大司諫李珥上疏辭職其意略曰當今急務在於打破東西保合士類而臣不能鎮定請爲庶官以盡葵藿之誠 上答曰具悉卿意可勿辭盡職珥竟辭以疾遞職○以鄭惟吉爲右議政時姜士尙以病遞爲領中樞府事守慎丁憂左右相闕以惟吉卜相惟吉於李樞用事時不能特立頗有流徇之失士論甚輕之及拜相物情不快而年少士類則以李文馨自附東人故欲相文馨朴素立亦有時望而文馨效邪素立愚悞珥謂朴淳曰李之

邪朴之愚若得卜相則相公豈免後世之譏議乎如
 鄭林塘惟吉號雖有疵累有才華風度勝於時輩所推
 者矣不如保全林塘之為愈也次補者金公貴榮貪
 鄙人品不及林塘矣淳以為然珥欲保全惟吉者以
 難其代故也時輩不知國家大計且欲引進文馨故
 必欲劾去之時大司憲鄭芝衍受假埽墳掌令鄭仁
 弘歸鄉持平崔永慶鄭述未上來獨執義鄭士偉掌
 令李輅在朝二人皆庸碌不自樹立聽命於時輩者
 也時輩使劾惟吉於是憲府先發論詆惟吉為諂附
 權門極其醜以請遞職諫院亦欲隨發大司諫李珥
 曰今若擇缺明明揚仄陋欲得其人則鄭公固不合

醜下一
有語字

作相矣今者只求於崇班則他人皆不及鄭公若劾
 遞而以才未及者代之則以劣易優非為政之體不
 如勿論同僚固執珥不能過乃草 啓辭曰鄭惟吉
 於往日實有難濯之疵類其不合於具瞻之地者人
 孰不知第以 四朝舊臣有才華風度臣等惜之而
 不敢輕論若此事不發則已矣今者公論已發物情
 方激三公非具僚之比既被人言則不可冒處強率
 百僚使朝廷益卑紀綱益解請從公論亟 命改正
 上不允此 啓既上時輩譁然以為 啓辭回護不
 直截言之不已諫院以此避嫌退待時李珥則以病
 呈三告已遞而玉堂請遞諫院 上答曰如此乏人

之時如新右相者豈可易得人惟求舊其右相之謂乎諫院之啓是忠厚長者之言而反目之以回護其可乎哉然既已被論勢難不遞故允之于時憲府亦以誤請遞避嫌蓋三公之初授時論之則當請改正若只遞則大匡重加尙存故物情未快而憲府聞之避嫌其失甚於諫院矣玉堂請出任識者譏其偏○持平崔永慶上疏辭職不上來其疏略曰當今國是靡定公論不行朋比成風綱紀日墜明以燭幾威以鎮之使偏黨之徒不得肆其曾臆責在臺臣雖使古人處之尙或其難况如臣鈍愚無識其可以當之乎永慶之意指誰爲朋比人皆不知所向時永慶之友

奇大鼎無學識尙客氣議論頗偏而永慶信其說成渾謂李珣曰崔孝元之疏何如其人上來則能補益時事乎珣笑曰不過添一行高之奇大鼎耳永慶學識不足而只尙氣節故珣言如此○以具鳳齡特陞拜司憲府大司憲鳳齡以才氣有士望而久滯於下大夫之列至是特加物情愜焉○持平鄭逵上疏辭職不允無何因事遞職遂治邑政聲赫然以治行高第陞品入拜憲官而未及有所施爲人想望風采○大司諫金宇宏因事避嫌駁罷刑曹正郎魚雲海宇宏尋被劾遞宇宏曾與郭嗣元訟潮田有年與宇宏同力者多士大夫而竟不克訟深懷忿恨及

為刑曹參議欲罪嗣元而正郎魚雲海不從宇宏銜之未幾拜大諫雲海語人曰金公為刑官欲罪人以報私怨宇宏聞之大怒詣闕自訟曰正郎魚雲海凌蔑上官使不得措手足是臣為人所輕自取者也請遞臣職上曰以下凌上是無紀綱也命罷雲海雲海為人恭遜忠信非犯上者而宇宏以私怨駁擊敢欺君上士論唾鄙俄而諫院劾遞宇宏○十月戶曹判書朴大立以病解職上問于大臣曰度支未得其人如有盡職如尹鉉者則勿問爵秩薦擬可也大臣以李珥為首薦乃拜戶曹判書李憲國語人曰叔獻陞秩此則可賀但自上欲得如尹鉉者而大

臣乃以叔獻應薦後世必疑人品之卑矣聞者笑之尹鉉是斗筲小器故憲國之言如此○兩司論鄭惟吉不已上問領相朴淳曰左右相俱闕何以處之淳答曰大臣被論勢難供職上乃命遞改而改卜他相以金貴榮為右議政鄭芝衍為吏曹判書○辛丑風雨晝晦大雷震電甚於夏日丙午上以天災延訪公卿入侍者領相朴淳兵曹判書柳堧刑曹判書姜暹漢城府判尹任說左參贊沈守慶右參贊李文馨工曹判書黃琳禮曹判書李陽元吏曹判書鄭芝衍戶曹判書李珥都承旨李友直大司憲具鳳齡副提學柳成龍羣臣坐定上顧左右曰天變非常

何以應之左右以次各陳所懷皆庸瑣無可取惟李珣柳成龍所白能說爲治大體矣珣之言曰天道玄遠誠難窺測第以古史觀之治亂之形已定則別無災異災異必作於將治將亂之際雖賢君亦不免災若因災惕念恐懼修省則災反爲祥蓋天心仁愛欲使人君儆省興治也若應之不以其實則國因而亂且亡焉史冊班班可見矣自古立國旣久則法制漸弊人心解弛必有賢主作焉修舉廢墜改紀其政然後國勢復振其命維新矣不然則因循頽墮以至於不可匡救其狀不難見矣我朝立國幾二百年此是中衰之日而多有權姦濁亂之禍至於今日如老

人元氣垂盡不可復振而幸有聖上出焉此是將治將亂之幾也若於此時奮興振作則爲東方億萬年無疆之休不然則將至於潰敗漸盡而莫之救矣臣念往時權姦用事之日尙能支持今則內而殿下無失德外而儒臣布列自古罕有如今日者也而天變之作乃至於此臣恐殿下於爲治有所未盡也夫人君將大有爲者必立心遠大不拘於俗論以三代爲期而必務實學躬行心得以一身爲一世表準可也然若不施諸政事則是亦徒善也旣能如是而又必芻求賢才列于庶位使之各盡其職而聽從其言然後任專而功就矣且人君必知一世之弊然

後可興一代之治如醫者必知病根之所在然後可用對證之藥矣今者大小臣僚皆自私其身悠悠泛泛無一留意於奉公者自上雖獨憂勤小民不被其澤世道之卑如水益下士類或有仰恃聖明能盡其言者而其間亦有無平坦之心自相疑阻者矣今日之弊誠難枚舉大槩病根在於不能委任賢才之故也必也商量一時人才擇賢委任使之盡誠可也今不能做實治而徒望無災得乎殿下遇災必須振拔志慮不拘循常之念思所以功光祖宗業垂後裔則幸甚矣至於革弊一事凡經筵官所啓初非熟計深思而建白也偶然陳達雖或採施終

無實效故自上益知無人可與爲治者此固然矣臣有妄計請令大臣商議設一經濟司使大臣領之而擇士類曉達時務畱心國事者與其選凡有建白之言皆下其司商議定奪以革弊政則天心庶可回矣今設使孔孟在於左右若無所施設則何益之有經濟司之設於聞見似若生疎但不如是則國事無可爲而漸至於卑下矣上曰經濟司之設後必生大事矣我國凡公事六部分掌意有在矣大司憲具鳳齡進啓儒生不讀書崇尚空言之弊珥曰儒生之弊當責於儒生非可上達之事也但自上旣知此弊須思教化之術擇其可合師表之人而委任

之可也今欲明教化則必須尊獎先賢使後學有所矜式而自 上每以為重難焉近日賢者雖不可悉入祀典如趙光祖倡明道學李滉沈潛理窟此二人誠可從祀以起多士向善之心 上曰此事不可為也羣臣 啓訖 上謂朴淳曰羣臣啓辭何事可行耶淳以次辨白而曰經濟司事不為具由以 啓故自 上以為難行當更招李珥而問之珥進 啓曰小臣倉卒不能詳盡其說故辭不達意今者積弊多端 王澤不流必得畱心時務者會于一處相與講究以革時弊可也弊苟盡革亦可還罷非欲設局久存也 上曰於予意則以為迂闊且未知可委之何

不為一本無

等人耶前日正供都監亦有弊此亦安保其無弊耶淳曰各司之官各使其司供饋則無弊矣珥曰程明道請設尊賢堂古人亦有如此之議矣言及朋比事上曰近日多有言朝廷不和者朝廷不和則豈不召天災乎顧朴淳曰此則大臣之責也人臣敢為朋比則雖流放竄殛可也誰某敢為朋結耶珥曰士子不免以類相從而或以識見之異未免疑阻者則有之奚至於私相朋比乎不可遽加威怒也 上曰李樾之黨久謫塞外雖使生還豈至害政乎朴淳曰上教是矣珥曰似當觀其罪之輕重而處之 上曰年久之事何必分輕重乎 命放李戡尹百源兩司論

命上一本有國

比他人
一本作
於主類

執竟未蒙 允戡於 明廟癸亥年間附李樑害士
 林戡實為謀主故得罪比他人尤甚矣○李珥曰
 上曰日者延訪求言矣未聞用某策救某弊如此則
 徒為文具何以應天變乎 上曰何以則可應天變
 乎珥曰若 殿下不先立適莫之心與大臣及識時
 務者商確救時之策不以更張為主亦不以膠守為
 主 祖宗良法廢而不舉者則修舉之近規之貽患
 於生民者則革除之新策之可以利國活民者則講
 行之如是勤求匡救之術日有所為則人心漸可變
 世道漸可回而天怒可弭矣不然只以恐懼修省為
 名而無其實則將何以上答天心下慰民望乎 上

不肯從○領中樞府事姜士尙卒士尙居家在官無
 所猷為但喜飲酒終日無言公私之事皆不入於心
 清儉自守門庭無囂雜之聲只是不悅儒者故識者
 不取焉○十一月成渾上疏請歸家調病 上命議
 于大臣大臣獻議成渾不可許退當陞堂上俾兼
 經筵之職且量給薪炭使之過冬 上曰官爵有序
 當以次陞乃 命授禦侮準職且 命給薪炭渾尤
 以為未安去意益決○三司始 啓 神德王后事
 ○領相朴淳將歸埽墳 上曰豈可使右相獨在朝
 乎其速卜相淳與金貴榮僉卜而以鄭芝衍李珥及
 鄭惟吉二人欲應 命而貴榮固執以為惟吉新被

重駁不可卜其意欲卜朴大立李文馨相爭良久不
決淳曰大立文馨不可卜乃以朴素立鄭芝衍二人
卜相士論頗以素立爲不愜矣於是以鄭芝衍爲右
議政芝衍別無才德踐歷而緣承乏驟登台司近世
所未有也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一

